

新疆四一二政變研究——以回憶性資料為主之探討
Study for the 412 Coup in Xinjiang
—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Memoirs

劉正瑜

Cheng-Yu Liu

黎明技術學院數位多媒體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of Technology

宋馭民

Yu-Ming Sung

黎明技術學院數位多媒體系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of Technology

摘要

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省長楊增新遇刺身亡，金樹仁繼任，內外均勢遭破壞，新疆進入混亂時期。再加以金樹仁私心為用，倒行逆施，終於導致哈密暴亂，迅即延燒至全疆，從而引發馬仲英二次入新為患。金樹仁難敵馬仲英之入侵，直至任用盛世才領兵，始遏止馬仲英奪佔迪化之舉。值此之際，中級官員陶明樾、陳中、李笑天等人，籌畫發動政變。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下午歸化軍進攻邊防督辦督署，金樹仁越牆而逃至西門，繼續指揮省軍抵抗。當晚歸化軍旅長召開緊急會，組織臨時維持會，推舉劉文龍及東北軍旅長鄭潤成，分任省主席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隨後東北救國軍加入戰鬥，擊退省軍之反攻，金樹仁退出城垣。此時盛世才適時率軍回迪化，阻斷金樹仁再回迪化之企圖。金樹仁西走塔城，通電辭職。次日，維持會接受鄭潤成之辭職，再推舉盛世才出任邊防督辦，史稱為四一二政變。由於政變發生緣由與經過，撲朔迷離，而參與人員短期內大都遭盛世才處決，更增添對政變懷疑。再者，在現有史料之中，對於主謀者均未著墨。試想以中級官員無軍事支持，何能發動與完成。本論文將引用多人之回憶紀錄，交相比對，試圖還原真相，以及推估主謀之人，期能有益於新疆史之研究。

關鍵詞：新疆、盛世才、四一二政變



Abstract

Yang Zeng Xin (楊增新), The Governor of Xinjiang Province, was assassinated in July, 7, 1928.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foreign countries and races inside province was collapsed and induce riot all over the Xinjiang. The successor, Jin Shu Ren (金樹仁), could not improved it and made to be getting worse. In April, 12, 1933, naturalization military from Russia (歸化軍) suddenly attacked the Border Supervision Office (邊防督辦公署) of Xinjiang Province to overthrow the Jin' s regime. Sheng Shi Cai (盛世才) was elected to be the new leader by the Temporary Committee of Xinjiang Government(臨時維持會). The incidence was so called 412 Coup. This coup affects the evolution of Xinjiang seriously but the reason and how was going were still unknown. Furthermor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most killed by Sheng Shi Cai in followed rebellions. In this paper, we are trying to reconstruct this historical event and find out who was the masterminds and should take the major responsibility by reviewing key men's memoirs.

Key Words: Xinjiang, Sheng Shi Cai, 412 Coup



1. 前言

民國三十年九月三十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之蔣中正，於西北邊防問題，自記「每思及新疆形勢輒為之心馳神往，尤其吐魯番與伊犁等地之情況，以及漢滿蒙回四城之組織與風俗習慣，更欲急於親往視察，作為施政之參考。」¹

身為國府主席，對日抗戰軍事倥傯之際，新疆邊事仍時膺胸懷，正亦反映全國人民對新疆之關懷。自民國鼎革，各地軍閥擁兵自重，蔣中正兵戎與攏絡交相運用，終至完成形式之統一，惟對新疆莫可奈何，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伐完成，白崇禧新疆實邊之議，電國府中央

可於最短期間，將珠江、長江、黃河三大流域現駐軍隊，除留少數及憲兵維持首都及各地治安、擔任剿共剿匪外，其主力悉數移於邊境。²

然而終難成議。³ 編遣會議之後，中原大戰、剿匪、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長城戰役、對日抗戰等，戰亂無日無之、政爭禍起蕭牆，加以經濟與財政困窘、軍費浩繁，地方建設難以推行，使得中央無力亦無暇西顧。

新疆地處邊陲，與多國接壤。帝俄與蘇聯時期垂涎中亞，控制外蒙，屢屢染指新疆，雖經清朝外交折衝，而仍喪地千里，勉予維持。而英國印度意圖擴大領地，嗾使新疆脫離中央建立親英政權對抗。清同治年間，阿古柏之叛亂佔領新疆；民國二十年代，南疆成立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按有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均與英國印度有關。因此外交情勢至為複雜，對蘇聯外交尤為艱險。

新疆內部問題叢生與複雜，自有清以

來，所有支出均依賴各省提供之財政支援，謂之協餉。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由於協餉斷絕，財政立即陷入困境，加以辛亥革命所引發之動亂，時省長楊增新襲自前清，唯有自力更生，對俄、英保持等距外交，對省內各派勢力維持均勢，苦力維持政權與主權於不墜。為免介入國內紛擾，對北京政府採若即若離之態度，以求形式上之統一。及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楊增新即通電易幟，回復中央領導。此時蘇聯藉地利之便，控制新疆之經濟，但政治上尚能維持平和。然則禍起蕭牆，於同年七月七日，楊增新於主持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典禮之際，遇刺身亡，史稱三七政變或七七政變，亦有稱之三七血案。⁴ 咸謂樊耀南主使，時與民政廳長金樹仁迅即處決樊氏等人，留下諸多疑點。於質疑聲中金樹仁接受國民政府之任命，繼任新疆省主席與邊防督辦。由於省內外均勢因楊氏之遇刺而遭破壞，再加以金樹仁濫用私人，倒行逆施，引發各地暴亂。哈密變亂始於改土歸流之不當，變亂迅即擴大，馬仲英伺機入侵新疆並擴及南疆，紛擾不絕如縷。金樹仁轉向蘇聯要求金援與軍援，簽訂秘密協定，⁵ 給與蘇聯經濟特權，更加荼毒新疆人民。

馬仲英勢力逐漸增大，包圍迪化，金氏政權危急，勤王之師集結迪化周遭。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由帝俄時期退入新疆之白黨軍人所組成之歸化軍，⁶ 藉口索取安家費，發動兵變攻擊督署，並獲得甫由蘇聯退入新疆之東北救國軍協助，⁷ 以時掌握軍權之盛世才響應，推翻金氏政權，史稱四一二政變。金樹仁見逐，盛世才因緣際會接任新疆督辦，是為主政新疆之始，開啟血腥之統治，幾使新疆脫離中



央而獨立，對新疆之歷史發展影響，既深且鉅，皆源自於四一二政變。其緣由與經過，撲朔迷離。其主事與參與者，分遭盛世才以謀叛之名，屠戮殆盡，更增添四一二政變之神秘色彩，為治史者不得不澄清者也。

政變事起突然，中央促不及防。地方鮮少史料留存，中央史料大都侷限於事後處理與因應之文獻，對於事件發生原因與經過之研究，助益有限。張大軍氏隨中央軍入新駐防，嘗依據新疆省府資料、史料、宿者訪談撰寫《新疆風暴七十年》，為治新疆史者必讀之巨著。書中敘述四一二政變之內情，引用多人之回憶錄，由於詳錄回憶內容，較少比對各回憶間之矛盾與差異之處，亦較少著墨於主謀者之描述。其他討論四一二政變真相之專著，付之闕如。欲還原政變之真相，誠之謂難矣，僅能憑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中之人士回憶加以拼疊，推估事件發展之原委與經過。使用回憶性史料，有其限制。每人因立場不同、回憶重點有異、記憶錯置紊亂、描述文字運用等，造成內容有差甚且互異，稍有不慎，將使真相愈益渾沌難解，此為必須面對者也。

本論文將以與四一二政變相關人員之回憶為基礎，分析與探討政變之經過與真相。對回憶性史料在運用上，本文將採交相比對，期能獲得真相。本文所使用之回憶錄與紀錄包括廣祿回憶錄、包爾漢回憶錄、盛世才回憶錄、堯樂博士回憶文章、趙劍鋒之口述紀錄等。另將運用張大軍氏之相關論述，以釐清政變之經緯。本論文計分六節，首節前言；第二節介紹政變前新疆之情勢，自哈密之亂、馬仲英入新以至盛世才出掌兵權；第三節則運用個人之

回憶錄，交相比對政變發生經過，並綜合各家所言，重新建立政變經過之時序；第四節則分析可能之政變主謀者，並推論重建政變前後主、從之作為，期能還原真相；第五節則就新疆省政府與中央對於政變後之處理，做簡明扼要之敘述，以為後續研究之參考；第六節提出結論，以為本文之總結。本文所敘時間以民國紀元為主，晚清以清年號與西元並列，民國則僅列民元與西元之對照。

2. 政變前之形勢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疆爆發震撼全國之政變，省主席金樹仁遭驅逐，劉文龍與盛世才起而繼任省主席及邊防督辦，史之謂四一二政變。由於內情複雜詭異，真相難辨，導致日後殘酷之清洗與屠殺，改變新疆之歷史發展進程。政變者死生之大事也，絕非單一因素可以致之。本節將遠溯前因，以為後續真相探究之依據。

2.1 金樹仁主新

清乾隆十六年(西元1751年)，清擊滅準噶爾汗國，統一西域，正式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名曰新疆。時清入關已屆百年，然對漢滿之防猶深，因而採行漢回分隔政策，給與回、蒙、哈等族高度自治，並限制漢人入新屯墾、嚴禁各族通婚等諸措施，以達分化與易於統治之目的。於北疆，因蒙人及哈薩克人仍處於游牧階段，遂比照滿人之八旗制，將蒙古民族重新分化建立盟旗，盟設盟長旗設旗長管理，由清廷任命部族領袖任之，世襲罔替，此之為盟旗制。各旗各有其游牧區，不得越界，區內之人民、土地則由旗長完全管轄。在南疆，則沿用回疆既存之伯克制。以各級維



吾爾人之貴族與官吏，管理民政事務，因各級伯克熟悉民隱而可發揮治理功效，但日久伯克制因官箴敗壞而日趨衰微腐化，各級伯克上賄賂官員以獲取職位，下則壓榨維民，以斂錢財，再加以外來挑撥及宗教等因素，時而激起民變。但於哈密以東之東疆，則因開發較早，漢人居多而採與中原相同之州縣制，社會處於相對之穩定。⁸

清同治年間阿古柏亂起，席捲新疆，帝俄乘勢占據伊犁，中央與新疆徹底斷絕達十數年之久。清光緒四年(西元1878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光緒八年(西元1882年)，經外交折衝俄歸還伊犁，光緒十年(西元1884年)，新疆建省，全省除哈密等少數區域外，均採行州縣制，中央對新疆直接控制。

清末，革命蜂起，思潮遍布全國各地。由於新疆地處偏遠，革命思潮進入新疆較晚。宣統三年(西元1911年)陽曆十月十日(以下日期皆以陽曆稱)武昌起義，各省紛紛獨立響應，民國於南京成立。民國元年(西元1912年)二月十二日清帝下詔退位。在新革命黨人見民國成立，遂於民國元年元月七日在伊犁起事，次日成立伊犁臨時政府，推前伊犁將軍廣福為臨時都督，時任新疆巡撫袁大化見勢不可遏，不得不於民國元年三月八日通電宣布共和易幟。⁹然勢猶未能止而黯然辭職離新，同年五月十八日袁世凱之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

楊增新就任新疆都督，迅即與伊犁臨時政府議和，省方與伊方於民國元年七月八日簽訂「塔城協商條件」，¹⁰其中爭議在省方提出袁世凱署名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之電令而告化解。¹¹協商條件經袁世

凱批准，於七月二十八日伊方簽字換文，會呈大總統查照後生效。¹²楊增新主新時期正式開展。此時期歷經袁世凱稱帝、曹錕賄選等事件，北京政府更迭頻繁，自顧不暇，再加以新疆地遠鞭長莫及，新疆與中央政府間若即若離。

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黨於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七月九日誓師北伐。民國十七年江南粗定，當年四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咸謂中國統一在即。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楊氏通電國民政府中央。記曰

新疆省督辦楊增新通電；新疆各界議決，服從國民政府，奉行三民主義，並一律改懸青天白日國旗。¹³

同年六月二十日，新疆省政府成立，由楊增新就任省主席及新疆總司令部總司令，各廳廳長及省府委員就任新職，並於六月二十六日電呈中央省府委員楊增新、金樹仁、樊耀南、徐謙、劉文龍、閻毓善、張正地、屠文沛及李溶等九人，舉楊增新為主席。¹⁴同年七月十一日第七十八次國府會議決議，任楊增新為新疆省主席兼理邊防事宜。¹⁵

省府委員中有樊耀南者，是為少數由北京政府任命之地方官員，引發軒然巨浪竟以身殞。樊耀南者，湖北公安縣人也，清光緒三十年(西元1904年)獲張之洞賞識，選送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進修，宣統二年(西元1910年)樊氏任教新疆法政學堂兼掌迪化地方審判廳。次年，巡撫袁大化裁撤迪化審判廳，樊氏東返湖北，得黎元洪拔擢，並隨之入北京任職。民國六年，大總統黎元洪任命樊耀南為新疆阿克蘇道尹。¹⁶以當時新疆各廳道首長大都受傳統



教育，¹⁷ 樊氏之學經歷及法律專長，不免啟人疑竇，放就中央大員而屈就邊塞小吏，必另有所圖，其後經樊氏之開誠與努力，始獲楊增新之信任，得能發展長才，輔佐楊氏妥善應付蘇聯所引發之外交事件與折衝，⁵⁶ 得維繫主權於不墜。時與民政廳長金樹仁並稱，同為楊增新左右股肱，但才德猶過之，眾皆以樊氏為楊之繼也。

金樹仁，字德庵，甘肅河州人氏，曾於河州書院就讀，而書院正時為河州道台之楊增新所創辦，故與楊氏有師生之誼。

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楊增新於主持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典禮之際，突遭刺客刺殺身殞，¹⁸ 史稱七七事變或三七事變。金樹仁隨即於科長張培元支持下，引兵逮捕樊耀南，以謀叛名，迅即處決樊氏與相關人士。後由省府委員推舉代理省主席兼總司令，辦理善後與懲兇，並於次日電呈中央事變經過及處置方式。由於楊氏遇刺案疑點甚多，且金氏處理之速，謠言紛起，多所議論，一時難以自己。

七月十六日國民政府接獲金氏呈電。七月十八日國府會議決議令甘肅省主席劉郁芬調查真象。除對傳言金樹仁涉案之事，尚對金氏能力進行考察。七月二十九、三十日收劉郁芬電謂「金樹仁才智遠遜楊氏，不足應付新疆複雜形勢；中央宜派大員前往，方有建設新疆之可能」¹⁹ 同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政策會通過任命金樹仁、王之佐、徐謙、劉文龍、張正地、陳繼善、閻毓善、屠文沛及李溶等為新疆省政府委員；指定金樹仁為主席，²⁰ 新疆省政府人事至此定案。

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為避免軍人專權，統一軍權，制定軍事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軍事委員會採委員制，統

一掌理全國軍事。²¹ 北伐完成後，一方面成立編遣委員會裁減軍隊，以降低國家預算於軍費之支出；另一方面將各省武力改編為防軍司令部，維持地方治安，而後再縮編為保安團，以為清鄉剿匪，並可避免割據再現。²² 此之為楊增新就任為新疆總司令之緣由也。楊增新遇刺身亡，金氏繼任總司令之職，並依國民革命軍之編制改組新疆部隊。但金氏不滿意總司令之名號（或為第十八路總指揮），指示新疆駐京代表魯效祖爭取恢復督辦稱謂。²³ 另遣廣祿於民國十九年末向國府進獻羊脂白玉，以作為中華民國國璽，²⁴ 旋即發佈金樹仁為新疆邊防督辦。

就金氏任命過程中，中央政府對主權之意識，已不再如北京政府之含混，對統一事權已為必須執行之政策，再加以劉郁芬之建議，一時之間派軍入新之說甚囂塵上，盡皆以白崇禧為適當人選，蓋其為少數信奉回教之中央大員也。²⁵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蔣、閻、馮、李四集團軍總計二百師，為國民經濟計，中央主導裁軍事宜。七月六日蔣中正主持裁軍座談會時提出裁軍計畫。白崇禧時任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駐節北平，對裁軍計畫有異議，表示願帶廣西子弟三五萬人前往新疆。²⁶ 十月十三日胡漢民電勸白氏入新，謂「我環顧武裝領袖同志，以為惟有健生（按白字）足勝任愉快」²⁷ 譚延闓亦電白氏曰「以公（按指白）雄才，率智謀之士以往，何異哥倫布之得大陸」。²⁸ 實則，新疆地遠物資缺乏，大軍出關入新除交通困難外，新疆驟入數萬軍隊長期戍守，給養頓成問題，不引起民變即引發軍隊譁變；是時中蘇因中東路事件絕交，軍隊入新恐又激起蘇聯之不測行徑，因



此，白氏倡議入新，事後論析此當非良策，有冒動之虞也。民國十八年一月編遣會議結束，中央軍隊開始進行裁軍，引起馮、閻、李三集團軍領袖不滿，首先李宗仁、白崇禧第四集團軍二月率先攻湘，驅逐湖南省主席魯滌平，蔣桂戰啓。²⁹ 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閻錫山通電就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中原大戰於焉爆發。³⁰ 入新實邊之議遂寢。

2.2 哈密之亂與馬仲英第一次入新

哈密於楊增新主政之時，時有暴亂，楊氏採懷柔政策，亂事未曾擴大，然亂首未馴，隨時有再發之可能。楊增新遇刺，原因撲朔迷離，中央政府無奈只得任命金樹仁掌理新疆。金氏就任新疆省主席及邊防督辦，眾人質疑其於刺楊事件中之角色，質疑其治理新疆之能力，質疑其對少數民族之態度等。更有甚者，金樹仁與楊氏有師生之誼，眾人多以弑師相責，傷及威信。金氏面對此情況，產生危機感，遂大量任用親信、故舊及同鄉，朝為馬弁，夜至一品，舉措乖至，終釀成哈密事變，而後延燒至全疆引發大亂。

小堡事件是為哈密之亂之引爆點，深埋於維民心中之怨恨，方是亂源。依識者分析原因，遠因包括封建制度之遺留和破壞、民族裂痕之擴大、外鑠煽惑之影響、虐政之促使，新俄密約³¹與民生凋敝影響、封鎖交通民眾反對、金氏私心引發民眾厭惡。近因則為改土歸流政策失敗、軍隊擾民和不法、強取民女事件。³² 要之，終歸金氏執政之不當及軍人軍紀敗壞而致之。

民國十九年春，陝甘地區大旱，災民湧入新疆，金氏以同鄉之誼，將維民耕種

之熟地按指(已開墾之地)強分與災民，令原耕種之維民另行開墾荒地，維民至為憤怒。

清左宗棠規復新疆，全疆實施郡縣制，取消各族親王，惟哈密以其有功於收復新疆戰事，而保有沿自前清之回王制度。回王駐節哈密，世襲罔替，領有采邑，收入盡歸所有。其轄下維民無須賦稅，但有為回王服勞役之義務。日久生贖，屬下官員屢增勞役時間，招致維民不滿。楊增新主政期間，哈密回民群起抗議暴動。楊氏為免擴大暴亂，除安撫維民外，另勸說回王減少服勞役時間，回王應允，致未生亂。

民國二十年新疆維民對金樹仁統治不滿達於頂峰，訂於同年四月起事，然於哈密東之小堡鎮(或謂小舖鎮)，二月二十七日發生當地卡官強娶維族少女事件，³³ 激起群憤，維民喀西木汗、和加尼牙孜、哈吉木等糾眾殺卡官、卡兵，搶劫槍械，此之謂小堡事件，哈密之亂於焉爆發。³⁴ 小堡事件發生，卡兵與陝甘災民俱遭屠戮。匪首和加尼牙孜嘯聚亂民進入哈密東山山區，並獲得俄蒙軍火支援。³⁵

三月哈密回王病逝，其子聶茲爾襲爵，並親至迪化晉謁金氏。時哈密人內務科長鄧承昭建議藉機改土歸流，廢回王、分封地、免維人服勞役。金氏納其言，將聶茲爾留置迪化，哈密分為哈密、伊吾及宜禾三縣，回王采邑由當地軍政首長自行分配。軍政首長除將良田撥為己有，另分與部屬，導致原耕之維民無處謀生。³⁶ 原維民於哈密王領政之時，僅服勞役無須交稅；改土歸流後，雖免除勞役，但必須納稅更加激起維民不滿，而與和加尼牙孜聯合，暴亂更加擴大，此是為哈密之亂。哈



密之亂緣起於哈密，但迅即擴大至南疆，動亂一發不可收拾。

金氏派省軍哈密師長劉希曾鎮壓，遭亂民伏擊，損失慘重。金氏以朱瑞墀代劉，及再派熊發有旅馳援。熊旅嗜殺，維民群起反抗，省軍屢戰失利，叛軍日益壯大。然金氏圍剿未嘗稍解，叛軍遂推派時任省府委員之哈密維族人堯樂博士進京請願，盼中央施以援手。民國二十年六月，堯氏等行至肅州(今酒泉)，時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特以延見，告以欲解救維胞，而與堯氏達成進軍新疆之議。³⁷

馬仲英，寧夏回族人，原名馬步蓮，堂兄馬步芳。馬鴻賓主寧夏兼甘肅政之時，甘肅分裂，其中馬仲英據河西，不受當局節制，致遭甘、青、寧三省聯合討伐，馬仲英兵敗奔安西。民國二十年春中央發布馬仲英為陸軍騎兵第三十六師師長，駐防甘肅酒泉，馬仲英即率所屬騎兵五百馳赴駐地，同年五月抵達酒泉。³⁸適逢堯樂博士抵肅州求援，馬仲英同意進軍哈密。民國二十年七月四日馬仲英率兵約五百員，由堯氏引路，夜襲星星峽，直驅哈密，迨受挫，馬氏瞬即將進攻重心移至哈密周邊據點東山。馬氏身先士卒，一舉擊潰省軍，俘獲大量軍械與糧草。與哈密毗連之鎮西(今名巴里坤)守軍聞訊，不戰而逃，馬氏兵不血刃進佔鎮西，除留少數駐守外，馬軍仍再度進逼哈密。金樹仁聞聽鎮西失守，哈密再度被圍，立派魯效祖接任東路剿匪總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杜治國旅先行進兵瞭墩(位哈密西北)。馬軍趁杜旅立足未穩，一舉擊潰杜旅，省軍潰散，杜治國旅長自戕，魯效祖撤回奇台，無力再戰。馬軍擄獲軍械無數，實力大振，惟馬仲英於該役負重傷，馬軍遂移兵沙棗泉

休養生息，哈密等地之危機暫解。³⁹

省軍於瞭墩潰敗，精銳盡失。民國二十年八月金樹仁急調駐伊犁屯墾使張培元任東路剿匪總司令，盛世才再任參謀長，所部兵力六千五百人，而馬部三千五百人，此時歸化軍已加入省軍作戰序列，其戰鬥力較省軍強悍，對戰局之影響相當大。乏馬塘之役，由於馬仲英負傷，馬軍衣著單薄，難抵凜冽寒風而敗陣，馬氏率軍撤回安西、敦煌、玉門一帶，維族和加尼牙孜退入大山之中，哈密之亂暫告平息。然和加尼牙孜威脅並未稍減，馬餘部仍穿巡期間，攻勢可隨時再起。馬仲英第一次入新，以負傷失敗告終。⁴⁰

2.3 盛世才崛起

在弭平哈密之亂，分由魯效祖及張培元統兵，均由盛世才任參謀長。盛世才原任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兼新疆陸軍官校戰術教官，而後出掌軍隊，何能至此？時勢也。

盛世才，字晉庸，遼北省開源縣盛家屯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西元1897年)。父盛振甲，母安氏，生五子二女，世才居長。民國元年，盛氏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曾受業名報人張季鸞。⁴¹民國六年赴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民國七年五月，段祺瑞與日本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以共同攻俄，東北為日本劃入勢力範圍。留日中國學生成立「留日學生救國團」，號召中國學生離日返國以示抗議，時約七成學生響應歸國。盛氏亦加入行列，然未隨之返國。民國八年，巴黎和會將山東青島交與日本，而日本公布二十一條中日密約，全國大嘩，激起五四運動，留日學生群起抗



議，盛氏受推返國請願。⁴²

回國請願後並未返日，棄文從武，其自承曰

在留學期間由東北遼寧省同鄉會選舉我回國爭青島交涉，又參加上海全國學生聯合總會；後來我又棄文學武，考入廣東韶州雲南講武堂分校，當時的校長是粵贛湘邊防督辦李根源兼充的，我是李根源的學生。⁴³

畢業後，由李根源推薦到東北第八混成旅長郭松齡(字茂辰)麾下任職。任職期間深受郭松齡重視，並娶郭氏義女邱毓芳為妻。⁴⁴郭松齡夫婦膝下無子，而將盛氏夫婦視如己出，多所照應。

民國十一年，直奉交惡，張作霖亟欲爭取四川劉湘、宜昌方面之孫傳芳支持，由於郭松齡與劉湘為舊識，故派遣盛世才往返聯絡。然第一次直奉戰役張作霖敗退回東北，盛氏任務以失敗告終，然以其機智，安然返抵東北。⁴⁵此時聯絡孫、劉未能完備，但盛氏亦因而深受張作霖器重。民國十三年，受郭松齡推薦，公費保送日本陸軍大學第四期，其妻邱毓芳亦入東京女子大學就讀。然民國十四年，郭松齡灤州舉兵討伐張作霖，反對內戰，意欲閉關修生養息，不問中原事。盛氏奉召返國協助郭氏。張作霖獲日本協助，迅速弭平亂世，郭氏夫婦兵敗遭槍決，盛氏則潛回日本。張作霖對盛氏之行為甚為惱怒，因而停止其公費，盛氏立有斷炊之虞。後得蔣中正之支助，方能完成學業。⁴⁶

民國十六年盛氏畢業返國，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民國十七年任北伐代理行營參謀處第一科科長。北伐成功後，任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科長。⁴⁷時

朱培德任國民革命軍參謀總長。

民國十八年，雲南省主席龍雲有意聘請軍事人才，至滇主辦軍事教育，電請於內政部供職之彭昭賢介紹。彭氏推薦盛世才，盛氏亦同意赴滇。⁴⁸若非新疆來聘，盛氏有可能往就。當時新疆哈密之亂正殷，金樹仁感軍事人才不足，於派魯效祖為新疆駐京代表時，告以聘請一二位軍事天才來將整頓軍隊。經由廣祿介紹，魯效祖向彭昭賢提及推薦人才之事，彭昭賢即以盛氏懷才不遇薦之。⁴⁹經魯氏與盛氏晤談，相談甚好，盛氏同意赴新，而未入滇。⁵⁰

民國十八年六月盛氏舉家離開南京，借道西伯利亞入新。時值中東路事件，西伯利亞交通中斷，全家滯留北平。直至民國十九年雙十節，方偕眷與魯效祖經蘇聯至塔城，轉赴迪化晉謁金樹仁，擔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⁵¹

金樹仁對盛氏之入新，本多有意見，以其學歷甚高，恐將取代金之軍事指揮權，養虎貽患，而加婉拒。魯效祖以為既經聘定，無法挽回，電金氏曰

關於聘盛君事，已成定局不能拒絕，該員係日本陸大畢業，久歷戎行，經驗豐富，確係軍事人才，有才不用至為可惜，現效祖諸事難辦，請辭去現職另選賢能。⁵²

魯氏以辭職與之抗詰。金氏迫於無奈覆電同意，盛氏方得成行。金氏之有此舉，乃在於刺楊之樊耀南亦屬客軍，前車之鑑，不得不防。再者自金氏入主新疆以來，任用私人，把持軍隊尤嚴，軍隊人事非親信不用，因而族弟與侍從等以無才得居高位，難與盛氏抗衡，對金之政權深藏隱患。



值魯效祖之堅持，雖勉為同意，待盛氏入新，僅以虛位饗之，意以自萌退意。然盛氏以舉家遷，其心甚堅無意東返，惟韜光養晦，伺機而起耳。

其心如此之堅，與楊增新時代之樊耀南不同。樊氏初抵新疆，楊增新以拒見明其不納之意，樊氏以其受命於大總統，難以抗命，卒以誠心感動楊氏，以才幹深獲楊氏信任。其後多次欲辭職返鄉，楊氏終不准。而盛氏自北平受阻一年餘至入新受辱屈就虛職，猶能堅忍不折，其因必與應聘新疆之動機有關。依盛氏自述，動機有二：一為開發邊疆、另一了解蘇聯共產主義國家之實際情況。⁵³據盛氏老友趙鐵鳴謂盛之入新，旨在伺機掌握邊區，另創一新局，無謂榮辱。⁵⁴眾說紛紜，然入主新疆之心則一。而新疆宿者劉效藜所言正可描述盛氏之態度

盛氏別有懷抱，不僅對現職毫無不滿之處，且兢兢業業誠懇服務。⁵⁵

哈密之亂適與盛氏嶄露頭角機會，在新疆眾多庸庸碌碌將領之中，盛氏展現其軍事長才，揮灑用兵，使得金樹仁不得不重用盛氏，卻又導致金氏政權瞬間灰飛煙滅。

乏馬塘之役，馬仲英兵敗，哈密亂平。而時任軍務廳長之金樹仁五弟金樹信，以張培元在哈密另有企圖為由，嗾使金樹仁調張培元返迪化。張培元知無法見容於金氏而回伊犁。民國二十一年六月金樹仁以塔城都統黎海如代張，任東疆警備司令駐防哈密，並以盛世才、劉傑三為前敵總指揮。盛世才自此始握兵權，轄下張毓秀、福全、楊正中三路及歸化軍三團。⁵⁶自民國十九年入新至二十一年擔任前敵總指揮，僅三年時間，其間固與盛氏之軍事長

才有關，亦以新疆軍隊竄敗、將帥無能致之。入新艱困，至今得能一展懷抱矣。

2.4 馬仲英二次入新

馬仲英第一次入新，自堯樂博士帶路始，至乏馬塘兵敗受傷告終。和加尼牙孜退入大山，獲得俄蒙之軍事援助，針對哈密外圍據點，展開小規模突擊，哈密一夕數驚。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劉傑三旅主力於八大石集結，準備一舉擊滅和加尼牙孜。然馬赫英奉馬仲英之命率五十騎巡遊哈密附近，偶遇劉傑三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襲擊潰劉旅，劉傑三陣亡。⁵⁷哈密附近僅餘盛世才所轄部隊，嘗自述曰

省軍(按為盛所指揮之省軍)自進剿後，大小戰役共有三十五六次之多。因將士用命，從未打過一次敗仗。最後維回匪無路可走，乃盤據天山險要的八大石內，……省軍跟蹤至天山雪山高峰鞍部之「皮條曲」時，和加尼牙孜、白親王等級派員繳送鋼槍五十枝，佯示投誠，時則利用夜間向蒙古、甘肅邊界逃竄，離開新疆省境。⁵⁸

實則和加尼牙孜、堯樂博士逃至鄯善，亦將動亂延燒至南疆，再加以馬仲英窺知新疆內部紊亂，見時機已至，同年八月間即派馬世明進入南疆，聯合和與堯氏，馬仲英第二次入新為亂。

馬軍連陷鄯善、吐魯番，盛氏奉命率部回省城，順道剿辦叛軍。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盛氏攻克托克遜後返迪化。此時馬仲英再率部入新，由於盛世才主力於南疆受馬世明等之遲滯，馬仲英於民國二十二年二月攻陷哈密三城(按即新城、舊城



與回城)。而後馬世明不能敵盛部之攻擊，再轉往焉耆成立「剿匪總司令部」，與當地之維族叛軍合而為一，續西佔輪台、庫車、拜城、阿克蘇直至喀什，南疆諸城進入馬、維族所有，⁵⁹盡金樹仁執政均未得規復，直至盛世才借助俄人方得重回新疆也。

馬仲英另遣馬全祿於天山南路號召維民反金，馬軍與維民叛軍得匯合一氣，此當受金樹仁苛政之賜也。民國二十一年底馬全祿率部繞道天山圍攻迪化，金樹仁急調鄒團截擊馬部。民國二十二年元月(陽曆)鄒團慶賀除夕，突遭馬部襲擊而潰，大部被俘，馬全祿乘勢進攻迪化。金氏四閉城門，再調陳品修率部救援，馬全祿避居迪化西南之妖魔山。而此時金樹仁於迪化握有三支武力：盛世才部、楊正中部與盛世才轄下之歸化軍，其中僅有盛世才部完整，具相當戰力，仍於南疆與馬世明等部糾纏。迪化被圍形勢至為危急，省府科長以下官員輪流守城。迪化城內危機據稱：貧戶已斷糧，宵小橫行；彈藥短缺，槍枝子彈尚存一萬二千餘發，砲彈百餘發；城內難民搶奪食物；城內已發生瘟疫。⁶⁰金氏飛調盛世才率部回迪化解圍。而盛部因新疆紛亂四起，疲於奔命。馬仲英第二次入新，採取游擊與擴大戰場之策，逐步消滅省軍，形勢更形險惡。

3. 四一二政變經過

盛世才三月十七日甫收復托克遜，不克全殲，奉金氏命僅能留陳品修率少數部隊維持治安，大部迅即返迪化回救，旋又向乾德縣進剿，四月六日盛氏自乾德縣返迪後，再度奉命出迪化剿馬全祿等叛匪。據盛氏自述曰

當時復奉金督辦命令，除留南路剿匪總指揮陳品修所部，仍駐防達坂城，維持南部治安外，所有東路剿匪總指揮盛世才所部全部回聽候命令，擾亂迪化之回匪已向乾德縣逃竄，於是又奉命進剿乾德縣之匪。迨將乾德縣的回匪肅清後，乃又奉命進剿南山馬全祿、馬德祥回匪，正準備出發之際，而歸化軍巴指揮忽向金督辦要求歸化軍安家費，並說要遲延一日出發。當時我請示金督辦，請全軍等候歸化軍一日，再行出發，而金督辦命我先率其他各路出發，不必等候歸化軍。我乃遵命於四月十一日出發，迨行抵烏拉伯(距迪化九十里)即宿營，等候歸化軍前來。⁶¹

孰料出發次日，隨即發生四一二政變。嗣因盛世才握有重兵且近在外圍，因緣際會出任新疆邊防督辦，引發軒然巨變。

四一二政變發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滯留於迪化之歸化軍，藉索取安家費遭拒為名，發動兵變，佔領督署，驅逐金樹仁，組織臨時維持會，推舉原教育廳長劉文龍為臨時省主席、東北救國軍旅長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救國軍與歸化軍聯合，擊敗金樹仁所部。適時總縮軍權之盛世才臨陣倒戈，金樹仁見大勢已去，西走塔城，並於張培元拒絕來援下通電辭職，返回南京。四一二政變以成功告終。然政變發生經過與內情，撲朔迷離，主從之議尤為眾說紛紜，聞者莫不咋舌。四一二政變改變新疆之發展進程，亦導致新疆進入腥風血雨之動亂中。青史豈容湮滅，茲舉數家之言，交叉應證與比對，以釐清真相。



3.1 廣祿之言

廣祿，錫伯人，清末最後一任錫伯營領隊大臣富勒祜倫之子。四一二政變之時，廣祿正於塔城接收入新之東北救國軍。當金樹仁率部西至塔城，廣祿負責接待；金樹仁離新經蘇聯回返南京，廣祿則為金氏辦理相關事宜，與金樹仁、楊正中等相隨甚久，其對政變之說，應出自於金、楊等人之口。

依廣氏所述綜整謂：「盛氏奉命進剿盤據迪化近郊南山之馬全祿部。而轄下之歸化軍以索取安家費為由，延緩隨盛氏出征，盛氏無奈只得於四月十一日先行，並於距迪化九十里之烏拉伯等候歸化軍。此時歸化軍為迪化城內，少數具戰力之部隊，而由俄返國之東北義勇軍鄭潤成旅，尚為徒手未即武裝，在防禦迪化或鞏固金氏政權上，並無實力。前因索討安家費遭金氏拒絕而滯留迪化之歸化軍，四月十二日午二時，於指揮官率領之下，衝入督辦公署，在少數衛士抵抗下，佔領公署，金樹仁越牆逃逸，轉至西北城角，指揮楊正中部進剿歸化軍；歸化軍在城中遇省軍楊正中部頑強抵抗，漸居劣勢；詎料東北義勇軍鄭潤成旅此時獲盛世才軍火接濟(按此時盛世才並不在迪化城內，金樹仁等到達塔城之時，盛世才已就任臨時督辦，雙方部隊亦有接觸，其有此說法，恐已認定盛世才主謀)，響應歸化軍之軍事行動。金樹仁急電盛世才進剿叛軍。楊正中部遭歸化軍與東北義勇軍之合擊，率殘部退出迪化。事變初起，新疆航校教官李笑天駕機飛烏拉拜(按即烏拉伯)，面告盛世才迪化情勢。盛氏獲悉事變，又接金氏進剿叛軍命令，遂急令部隊返回迪化，屯駐迪化城北要塞「一砲成功」而未進城，並砲擊金

樹仁部。金樹仁知大勢已去，率楊正中殘部西走塔城，另調駐防伊犁之張培元部救援，而張氏藉當地匪患為由，拒絕出兵。金樹仁迫於無奈，只得通電辭職下野，假道蘇聯返回中原。楊正中部由張培元收編。」⁶²概述政變發生經過，亦隱含盛世才主謀或與謀，以其消息來自於金氏等入塔城之人，對於主謀之臆測，應係直覺想當然耳，恐未有實證。

3.2 省府委員堯樂博士之觀察

堯樂博士於哈密之亂，引馬仲英入新，擴大事端。四一二政變是時，堯氏正率領馬部循途入侵南疆，進駐吐魯番。對四一二政變經過，依其述「就在四月十二日下午兩點鐘，迪化城防指揮白受之，發動歸化軍進攻督署，金樹仁變起倉促，攀越圍牆逃出迪化。當夜，陰謀倒金份子白受之、督署參謀陳中與張歆(按或謂馨)等邀集省府軍政要員省府委員劉文龍、朱瑞墀、李溶、李榮、屠文沛、航校教官李笑天、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等會商，組織臨時維持委員會維持治安，於四月十四日盛世才入城後，推舉劉文龍為臨時主席、盛世才為臨時督辦」⁶³主謀直指白受之，然堯氏未親歷政變，所述當來自途說，且為反金之屬，可信度存疑。

3.3 省方之見解

原督署參謀陳中為四一二政變之主要人物之一，⁶⁴於爭取盛世才支持政變，佔有關鍵地位，後出任盛世才之督署參謀長。政變後奉命返京向中央面報四一二政變經過，途經莫斯科與中央社記者談話謂

查倒金運動，前歲已萌其端，至是各方均覺金不去新疆人民無生理，十二



日清晨陶明樾(按省府科長)、趙得壽諸將領，將可為我們調遣之軍隊，集合各要地，藉操練以掩耳目，午後一時突然進攻城內外各軍政機關而佔領之，五時又佔領省政府，……。⁶⁵

顯係四一二政變早有預謀，推動已有年餘，由陶明樾、趙得壽諸將領領銜，各方響應，驅金行動自為水到渠成，但對歸化軍隻字未提。按陳中係奉派進京報告事變經過，藉以取得中央諒解與支持，因此在說法上須保持政變係推翻金氏暴政，以解新疆人民倒懸之苦，政變為不得已之正義行為；再者，此一行動為眾議之事，而未有為首之論，責任均攤，功勞均霑。因此陳中之言未必全真，至少淡化歸化軍之作用及隱晦俄人發動之實。

陳中於莫斯科驟聞中央任命參謀次長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剋日啟程，遂撰寫《新疆政變之因果》，經包爾漢繕後寄送中央。即端返新疆，南京不復成行。該報告要者曰

當迪化處於極端困難時，經各方代表請求倒金，余(按指陳中)與陶明樾、趙德壽及一、二將領，於四月十日在迪化縣政府開會討論，結果認為時機已成熟，有推翻舊政府之可能，故決於十二日午後一時起事。⁶⁶

說法較其回答記者大致相符，僅述及陳中等人謀畫，對歸化軍與主謀者均掩飾未言。

3.4 張大軍之引用

張大軍氏以專研新疆史稱，其依據新疆省政府資料、宿耆訪問資料及相關史料，撰成《新疆風暴七十年》十二巨冊，堪稱曠世鉅著，為海內外研究新疆史者，

不可或缺之讀本。其內有關四一二政變之記述，曰

適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向金請發安家費用，被金痛斥，歸遇城防指揮白受之密謀倒金，同時省府科長陶明樾，督辦公署參謀陳中及張馨等亦對金不滿，且以維回各族與金惡感尤深，去金或可稍平民憤，於是才有四月十二日政變趕走金樹仁主席的一幕。⁶⁷

巴平古特被拒之時間，依張氏說法應於四月十日及十一日，方有盛世才率軍四月十一日先行之事。巴氏、白受之與陳中等密謀倒金至發生政變僅一、二日，雖說金樹仁執政頗受惡感，但欲在極短時間實施政變，仍有相當困難，應是早有計畫，待城內空虛時機成熟、掌握兵權者首肯始可終底於成。

另張大軍依據新疆省政府檔案紀錄，對於政變當日稍後之紀錄謂

頃傳盛的部隊已於深夜抵城外西大橋，白毓秀願持函向盛解說請贊助此次革命行動，被楊正中逮捕殘殺。斯時，因已深夜，吳靄宸、李溶、劉文龍、白受之、胡賽音巴依、陶明樾、宮碧澄等正欲離旅部(按歸化軍旅部)時，突外間槍聲大作，近在咫尺，……，俄陳中從外間奔至，謂已與盛世才在「一砲成功」會晤，允贊助完成政治革命，……，同時白受之也被歸化軍解除武裝加以看管，因他所轄的孟、梁兩團不贊助革命……。⁶⁸

此正說明深夜時分，維持會第一次會議結束之時，楊正中部進攻迪化，城內之孟、梁兩團亦對歸化軍進襲，導致與會人員面



面相覷，不知所措，甚有投降之狀，幸賴傳來盛世才贊助之語，方得以安。而白受之受孟、梁兩團所累，遭受看管。

3.5 包爾漢之理解

新疆省前主席包爾漢時奉金樹仁之命，赴德國採購機械及考察實業。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返回迪化省親，三月底再赴德國，道經莫斯科時，已知新疆發生政變，並曾向中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報告新疆政變發生原因。駐留期間偶遇奉派進京途經莫斯科之陳中，談及政變經過，並繕滕陳中上南京報告書，對政變內情應有所了解。包爾漢依其了解，此一事件由陳中與陶明樾策畫，並爭取到巴平古特之支持。其勾勒出政變之內情。

「省府秘書陶明樾於迪化遭圍時貢獻頗多，⁶⁹卻無法獲得青睞，接任省府秘書長。四月初盛世才屢戰皆捷，以英雄之姿返回迪化，卻遭金樹仁忌恨而解除指揮職務。但時局持續惡化，金氏不得不再度起用盛。陶明樾心生畏懼，遂與陳中合謀，省府官員多人參與，其中李鐘麟之子名曰李鳳翔者，精通俄語，與巴平古特善，遂由李鳳翔與趙德壽分別說服歸化軍二名團長巴平古特、安東諾夫，而獲得首肯。各地部署完成，四月十二日下午一時，二百名歸化軍分二路由巴平古特、安東諾夫率領，進攻督辦公署與各處城門。城防指揮白受之、軍務廳長金樹信等被俘，後遭槍決。督署與省府之印信與關防被擄。當晚，巴平古特召集軍政要員組織臨時維持會，由劉文龍主持。由於此次政變盛世才未嘗與聞，國民黨新疆省黨務特派員白毓秀自願持函面見盛世才，爭取盛之支持。午夜時分，指揮楊正中率省軍自城外反攻，攻

勢猛烈，歸化軍不敵，在新東北義勇軍(黑龍江救國軍)在迪化領取械彈，加入戰局。十三日午后，城內楊部兩團官兵投降，楊正中率城外殘部保護金樹仁西退至塔城，結束金氏新疆五年之統治。」⁷⁰主謀已指明為陶明樾畏懼金樹仁之忌恨而有不測，乃與陳中及省府官員合謀。然其中白受之遭執，則與張大軍氏所言，大異其趣，由主謀越身而降為金樹仁之同黨。

另對盛世才之態度隱晦不名，對革命僅言支持，未論其他。包爾漢之說詞，想必來自於陳中，以陳中「沒有吹噓他在四一二政變中處在什麼了不起的地位」，⁷¹可見陳中謹言慎行，低調從事。再加以「他(按指陳中)說盛世才人還不錯，願意執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同蘇聯友好的政策」，⁷²應該有部分掩飾，金樹仁對待各民族，確有不公之實，故盛世才實施民族平等，以改前愆，確所當為；但同蘇聯友好乙節，金樹仁未與蘇聯交惡，何須專注於此，恐係包爾漢個人所繫。

陶明樾以盛世才遭遇，生唇亡齒寒之心，謀劃政變；盛世才又何嘗無自保之意？陳中未及晉京，或謂自行決定，或謂奉維持會命返新，致未能將新疆與盛世才實情面報中央，引發後續激烈作為，時也！命也！

3.6 吳靄宸之身歷其境

吳靄宸時應新疆省政府聘為顧問，於民國二十一年冬至新疆迪化。四一二政變之時，躬逢其時，並受邀參加臨時維持委員會，對政變當時述之甚詳。其於政變戰鬥當時之記載，曰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忽聽槍聲數響，．．．，俄又一陣排槍，



厥生甚邇，似在城內，知作難矣！……某衛兵告，伊自東城歸，途遇歸化軍數十名，進東門向「院上」(按指省政府)疾馳，……。傳聞歸化軍進省政府大門，即行開槍，……，即直入三堂，主席越牆而走，金五(軍事處長)被俘。俄見一飛機越屋頂而過，向南飛去，傳係飛機師李笑天向盛總指揮報信。⁷³五時左右朱鳳樓廳長(按為財政廳長朱瑞墀)在城防局請余前往(附朱親筆)，時槍聲機關槍聲接續不斷，……，晤見朱廳長及陳清源署長(按為外交署長陳繼善)，知發難者確係歸化軍，且城門俱被把守，不知用意何在。⁷⁴

其後吳氏奉召出席臨時維持會，時槍砲未歇，對會議記述曰

入晚朱復派弁請余三人速到旅部(按歸化軍旅部)列席會議，余等步行，歸化軍騎兵二人護送，……，沿途問口號，砲聲亦尚未止。及到旅部由歸化軍肅入，見各廳道各法團以及歸化軍旅團長咸在室內開緊急聯席會議，余見在棹上陳列關防數顆，知係戰利品，但不知金主席生命如何！旋經歸化軍團長巴平古特聲述：「……。」眾表同情，當晚政治方面成立臨時維持委員會，軍事方面，成立臨時軍事委員會，公推教育廳長劉文龍為臨時主席，東北救國軍旅長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人議須馳報盛陳兩總指揮(按陳指南路剿匪總指揮陳品修，駐防達坂)，俾免誤會。……。俄報盛部已到城外西大橋(按位於城西)，……。⁷⁵

會議行將結束，楊正中部反擊，歸化軍戰力不足，戰況極為緊急，吳氏記謂

惟外間槍聲忽作，且在城內，同人相顧失色，歸化軍亦忙於佈防。劉臨時主席欲赴黨部召集會議，三出三阻，余等無形失去自由。槍聲礮聲，接續不斷，亦不明何方發放，此時只有聽天由命矣！……。斯時留者，僅劉臨時主席、李悟仙廳長(按為民政廳長李榮)、李鏡泉行政長(按為迪化區行政長李溶)、白受之指揮、……。俄白受之指揮被解除武裝，而加以看管矣！……。黎明由窗戶窺見歸化軍眷屬裝載行李上車，馬匹備鞍待發，……。旋參謀處長陳中來謂，已與盛在一礮成功(按位城北水塔山上)見面，允贊助完成政治革命。併告金主席在西門上親自督戰，白指揮部下孟團開城迎楊指揮全部入城，以至在大街上作戰，嗣金主席見大勢已去，遂退出城外紅山嘴(按位城西北)。格里米肯(汽車局長)亦告現在形勢轉佳，東北救國軍派來二百隊伍助戰，由歸化軍發槍，同仁聞此，不啻服一定心丸。午刻隨同商會求和旗幟之下退出旅部，……。⁷⁶

待得東北救國軍來援、盛世才同意贊助，戰況為之緩解。次日召開第二次臨時維持會，推選盛世才為臨時督辦，局勢稍穩。記曰

十四日……。臨時主席劉文龍、總指揮盛世才、代理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鄭潤成、暨全體省政府臨時維持會委員、回、纏、滿、蒙、哈各種族代表，相繼來黨部開聯席會議，公推



盛總指揮為臨時督辦，總握軍權，歸化軍及東北軍極力表示擁護。⁷⁷

由吳氏之記載，可觀諸數項重點，其一政變確係歸化軍發起並邀集新疆政要組織維持委員會；其二白受之部引楊部入城對抗，情況危急，以致白氏先遭看管，後遭槍決；其三陳中聯繫盛世才成功贊助革命；其四黎明之際，金樹仁退出迪化；其五東北救國軍加入戰局，情勢轉危為安。

依據吳靄宸所記，另疑點有二，其一為李笑天所扮演之角色；政變初起，李笑天駕機南飛，而烏拉伯正於迪化南方，可能係通知盛世才，目的與結果如何則未見記載。此時維持委員會尚未成立，李笑天南飛，究係受陶明樾、陳中等人命令，抑或事前與人約定，且傳達何事，殊堪玩味。李笑天既通知盛世才，又為何於其參加之維持會議中，未說明通報盛世才之事，致使會中決議由白毓秀馳報盛世才，以避免誤會。其二為陳中身為維持會一員，奉何人所差抑或是計畫之主要關節，至一砲成功與盛氏見面；所談何事抑或提供何種條件，不得而知。茲因李笑天、陳中於迪化第二次政變時，⁷⁸首遭槍決而石沉大海。以吳靄宸身為客卿，與政變前因後果無干，且成書於民國三十四年，記憶猶新，並未受制於政治情勢，所言應較當事者事後追憶更為可信。

3.7 東北救國軍之態度

東北救國軍之參與，攸關政變之成敗，扭轉戰局。東北義勇軍之一部由鄭潤成率領，經由塔城入新，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首批部隊到達至迪化，二十七日第二旅3500人陸續抵達(按鄭潤成為該旅旅長)。⁷⁹本欲借道新疆返回關內，雅不

欲生事，因此未配屬武裝，僅有少數於迪化圍城期間，領有武器協助守城。據包爾漢回憶錄所記「有一小部分官兵在三月底領到武器，協助省軍防守水磨溝(按位於迪化城北)等據點」⁸⁰另據張大軍氏及吳靄宸述，謂十一日東北救國軍也發槍駐水磨溝、古牧地、三道壩等地。⁸¹然依東北救國軍高級軍官趙劍鋒回憶道「抗日救國軍第二旅兵員數千，手無寸鐵，請求金樹仁下發武器，保衛省垣。三月三十日金樹仁復信，表面上對救國軍『協擊土匪，不勝欣慰』，實際上卻以『惟軍事貴在統一，如有分歧，窒礙難行』，加以婉拒」⁸²趙劍鋒未記載四月十一日東北救國軍領槍守城之事，以其身為編餘，居軍官大隊，可能對此事並不知曉。武裝東北救國軍少數部隊，係於盛世才出發前之軍事會議中決定，金樹仁必然同意，方有廣祿口中「東北義勇軍鄭潤成旅此時獲盛世才軍火接濟」之語。

再依據趙劍鋒回憶，政變當晚楊正中部拚死反攻，歸化軍兵力單薄，陳中、李笑天等請鄭潤成派兵參戰。為扭轉新疆混亂局面，鄭潤成決定派孫慶麟團1700人援助歸化軍，由陳中等發給孫團槍枝彈藥。俟鄭潤成接受暫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隨即召開軍事會議，急調孫團加入戰鬥，楊正中反攻失敗，始偕金樹仁逃離迪化。⁸³由此暗指陳中邀請鄭潤成參加會議之目的，由鄭潤成指揮東北救國軍參戰。由諸位身處其境人士之回憶，東北義勇軍直接參戰，擊潰楊正中部隊主力，導致楊部退出迪化城垣。俟盛世才之表態支持，致使金樹仁深感大勢已去，而遠走塔城。



3.8 盛世才之說詞

盛世才於政變之時，身縮軍權，對政變成敗具關鍵地位，於其回憶錄中，對四一二政變後之處理方式謂

四月十二日早晨，航空隊長李笑天乘小教練機飛抵烏拉伯，向我報告說，歸化軍於昨天下午二時，突然進攻督署，……。因為目前省城正在混亂中，烏拉伯和迪化間的道路已不通，最好總指揮率部遲延二三日進城，免與歸化軍衝突。李笑天走後，我並未聽李話，認為李話純係緩兵之計，乃於十二日夜出發，十二日拂曉率軍隊抵達省城「一砲成功」後，此時適有新疆省黨部白委員(按為白毓秀)冒險前來，投送臨時維持會致本人信函。……。當時又有臨時主席劉文龍冒險和本人會面，並代表各委員的意見說：「金督辦既然已偕眷出走，希望貴總指揮體念大局，擁護新政府。」又說「歸化軍巴指揮已將歸化軍所有眷屬，均集中在汽車局，假如總指揮不贊成援助革命時，則歸化軍及眷屬車隊，均將去南疆」云云。⁸⁴

依盛氏之說法，其事前並不知情，與政變無涉。盛氏所言，時間有極大謬誤。若以「歸化軍於昨天下午二時，突然進攻督署」為基準，盛氏說法之時序應修正為「四月十三日早晨，李笑天走告」、「十三日夜兵發迪化」、「十四日拂曉抵迪化」。此時序與其他回憶者迥異。吳靄宸所記，「政變於下午二時爆發，未幾李笑天即駕機往南，告知盛世才」；「陳中於十三日凌晨告知維持會，盛世才已進駐一砲成功，並同意贊助革命」，此吳靄宸與張大軍所述

者相同。「午夜時分，東北救國軍已加入戰局，於凌晨擊潰楊正中部，金樹仁退出城外紅山嘴」，此廣祿、包爾漢、吳靄宸所共知者。「城內之戰鬥直至午刻，楊正中殘部孟、梁兩團求和而止」，此正包爾漢、吳靄宸之共見。

另就李笑天與劉文龍分別會見盛世才乙節，又有諸多疑點，有待說明。李笑天於事變之初，城內猶自混戰之際，即告知盛氏，並請暫勿進城，意欲何為。若李氏忠於金樹仁，應通知盛氏迅即回兵返迪勤王；若忠於革命，則應積極遊說盛氏支持革命，或隱匿不報，迨革命情勢穩定，再行勸說或對盛採取必要行動，而非於情勢混沌不明之時，立即飛報，且勸阻盛之回兵，於理不通。再者，盛氏道以接受劉文龍之勸而贊助革命，然張大軍氏及吳靄宸氏均言係陳中，且依吳靄宸所記，「劉文龍受困於旅部，無法赴黨部召集會議」，遑論赴一砲成功勸說盛世才。況劉氏時年六十三，戰況緊急之際，以年邁之軀，何能遠赴城北要地。以盛氏之明，何能如此錯置，又為何錯置。因之懷疑盛世才乃在規避責任，以受敦請之姿態回迪化，而並非參與政變。職是之故，盛氏所言不可盡信也。

若以時間而論，盛氏並未於十三日凌晨參加迪化城內之戰鬥，應於城內省軍求和之後，兵不血刃進入迪化城。嘗謂盛氏撿拾或竊取革命成果，雖尚未有完整史料證明為全盤事實，但亦不遠矣。

3.9 綜論

依據諸要者之回溯，可綜整政變當日之重要時刻如次。四月十一日盛世才向金樹仁請示與歸化軍共行未准，奉命仍於十



一日上午起行。當晚夜宿迪化南之烏拉伯，以待與歸化軍會合。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歸化軍發動政變，進攻督署，金樹仁越牆而走，於城西門繼續抵抗，其弟軍務廳長金樹信被俘。未幾(按應於下午五時前)李笑天駕飛機走告盛世才，盛世才隨即起兵直撲迪化城北要地「一礮成功」。入晚，城內戰鬥未歇，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召集政要，各廳道、民族代表、白受之等均與會，繼則組織臨時維持會，推舉劉文龍為臨時省主席，鄭潤成代理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鄭潤成以客軍居新，不宜介入地方政情，屢屢謙辭。陳中、李笑天等說服鄭潤成勉為接任，並接受武裝以協助歸化軍，於是東北救國軍正式加入戰鬥。另傳報盛世才部抵迪化城西之西大橋。為免誤解，議決白郁秀持函通報盛世才。此際白受之轄下之孟團，開城門引楊正中部入城，與歸化軍發生戰鬥，歸化軍不敵，白受之遭看管。次日凌晨拂曉，盛世才部抵達城北要塞「一礮成功」。黎明時分陳中帶來盛世才同意支持革命之信息，而東北救國軍亦會同歸化軍擊退楊正中部，金樹仁退往城外西北之紅山嘴。中午，楊正中城內各部投降，金樹仁率殘部西走塔城，盛世才入迪化城，政變以成功告終。

4. 主從之論

政變係有計畫以非常手段奪取與維持政權之謂也，是故無軍事力量引為後盾者，其必敗。環顧新疆七七政變主事者樊耀南之下場，距今不過五載，殷鑑不遠，端為舉事者戒。既為有計畫當有籌畫與主持之主謀者、居間奔走聯繫之主事者及稱兵執行者。時而合為一，時而分為三，端賴情勢而定，但主謀者非有軍事之支持不

為功。因之，主謀者手握兵權，或受軍隊擁護者居之。本節將嘗試就現有之史料，釐清主從。

4.1 軍力分析

軍事力量為政變不可或缺之要件，先由當時軍事力量著手。迪化遭圍，金樹仁已將主要部隊調集迪化周遭，以強固防務。當時城內三股軍事力量盛世才部、楊正中部及歸化軍，⁸⁵其中以歸化軍及盛世才部戰力最強，尤其盛世才部近日連戰皆捷，聲望如日中天，然素為金樹仁所忌。據包爾漢回憶，盛世才四月初戰勝回迪化，金樹仁隨即撤除盛世才之指揮職務，直至金樹仁鑒於時局險惡，方再啟用盛世才統兵出城擊馬全祿；亦導致陶明樾心存唇亡齒寒之畏，進而策動政變。⁸⁶雖包氏所言未有他證，但以盛氏入新前後所受之待遇，不難想見金氏對盛之心防，待威脅一旦解除，昔張培元之下場即為今盛氏之結局，或貶或除，以盛氏之明，必難坐以待斃，以軍權在握，當思有所為也。

楊正中為金樹仁舊部心腹，效忠金樹仁，必難容金氏政權之崩潰更遑論加入。證諸金樹仁於塔城宣布下野離新，曾引發楊正中及所屬不滿，謂金氏棄同僚於不顧，幸賴廣祿加以安撫方免於暴動，斯為明證。⁸⁷楊部以兩團負責城防，由白受之節制，餘部則由楊親率駐守城外要地。歸化軍由巴平古特、安東諾夫統制，蓋屬傭兵，不諳新疆政事，饗之以利，主政者為誰，非為其所念也。而東北軍初入新疆，俱皆徒手無武裝，尚未構成威脅。於當時迪化城內之重要軍事將領，最具發動政變之動機與實力者，當屬盛世才而不作第二人想。然關鍵在於盛氏係事前參與謀劃，



抑或是事後告知。

金樹仁主政以來，任用私人，重要職位向為親戚、親信、故舊、同鄉等朋分，招致各界人士不滿，反金勢力隱然成形，金氏亦有所覺，屢令軍務廳查辦奸宄、異動。⁸⁸高級軍政人士如盛世才等，畏於金之耳目眾多，縱有異心，為其身家計，惟中級官員居間奔走是賴。此即省府秘書陶明樾、督署參謀陳中、航校教官李笑天等中級官員，任事於非可決策之職位，對軍隊並無影響力，政變當晚即進入決策核心之理也。且於事後分別升任省府秘書長、督署參謀長及航校校長之故也。因此由諸人追憶，陶明樾等事變前進行計畫、聯繫，當無庸置疑。⁸⁹

為主事者議，結合三軍事力量反金，當為上策，金氏政權崩潰無疑，金氏就擒難逃；聯合歸化軍與盛世才部共同起事，應屬中策，以盛世才部對抗白受之所轄之梁、孟兩團，仍有勝算；由歸化軍單獨抗金氏政權，則為下策，以其實力，難敵盛世才部與白受之部之合擊，歸化軍必敗無疑。關鍵仍在於盛世才之動向，此為孺子皆知者也。由此可推斷，盛世才應有相當程度之諒解與承諾，陶等方能嗾使歸化軍採取行動，歸化軍方能甘冒大不諱，從容部署攻擊督署。

4.2 歸化軍發動

歸化軍之索取安家費未果而進攻擊督署，引發政變乃是事實。以歸化軍在新猶若傭兵，攻擊督署之後續作為，以其軍力不足，難敵省軍與盛世才部，不外劫掠後遁走他鄉，或嘯聚為患。不此之圖，遽爾召集軍政要員，慷慨陳詞，獲取與會人員之同情，進而成立臨時維持會，非有事

前獲致有力支持，難以致之。於政變次日凌晨，歸化軍不敵楊部反擊，戰況緊急之時，吳靄宸在旅部隔窗窺見歸化軍眷屬整裝待發，以備不測，可見歸化軍原無遠遁或疏散之規劃。

4.3 城防指揮白受之

斯時，迪化城垣之防務，由城防指揮白受之負責，下轄楊正中部之梁、孟兩團，楊正中則駐防城外要地。由諸人回憶，白受之參與歸化軍旅長所召開之緊急聯席會議，可見白氏係贊成政變甚或參與政變。而白氏依吳靄宸所記，自始至終未離開旅部，如何指揮城防部隊？可見白氏雖參與革命，白氏並未得諸人之信任。直至孟團引楊正中部入城回擊，歸化軍受創即遭看管而後槍決。因之，堯樂博士與張大軍氏指白受之首謀，並非無因。然包爾漢引陳中之言，謂白受之於歸化軍進攻督署時被俘。兩者間之差異頗大，想係陳中原對白氏為金樹仁心腹舊部而不信任，未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待十三日黎明返回迪化，白氏已遭歸化軍看管，以為白氏叛變，故未便對包氏言及白氏事前參與之事，僅言其被歸化軍所執。包爾漢誤以為其於歸化軍進攻督署時被俘，致有此論。

白氏為金樹仁、楊正中之心腹，否則難擔城防重任。政變當時，盛世才領軍在外，白氏統領城中可與歸化軍抗衡之武力，對政變成敗具有關鍵影響。歸化軍按計畫索討安家費被拒，舉事在即，主事者為確保成事，即勸說或挾制白受之，白氏同意約制城防部隊不採取對抗行動。⁹⁰此應為張大軍氏所言歸化軍向金請發安家費，遭金痛斥，「歸遇城防指揮白受之密謀倒金」，直指白受之主謀之故也。詎料



孟圍引楊部入城，計畫生變，導致白氏受累，而遭受創而極為不快之歸化軍，逮捕後槍決。白受之雖難脫主謀之嫌，絕非主導者。不可諱言者，白受之應允參與政變，應為政變得以發動之主要關鍵之一。

4.4 東北救國軍

於維持會中，推舉東北救國軍旅長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按東北救國軍大部分未武裝，鄭潤成未具軍事實力，舉為軍事首長，而非城防指揮白受之，其因為何？蓋東北救國軍訓練精良、作戰經驗豐富，藉之以穩定局勢，及對白氏不信任之故耳。鄭氏亦深知其理，堅持只止於代理委員長，俟新疆恢復秩序，即還政於適當人選，證諸事後確是辭去該職，而由盛世才繼任。由此觀之，鄭潤成並無謀奪新疆之心，亦恪守經新疆返中原之初衷，絕非政變之主謀者。其參加戰鬥之原因，正如趙挺所言，為扭轉新疆混亂局面，應為各參戰部隊中，最具理想者。無奈天不從人願，惜哉，竟埋骨異鄉。

4.5 在迪官員

自楊增新遇刺，金樹仁主政以來，政治方面，大致以楊增新時代之要員為主。民國十七年中央任命之省府委員，計金樹仁、王之佐、徐謙、劉文龍、張正地、陳繼善、閻毓善、屠文沛及李溶等，均屬楊增新時之舊官僚，保有楊氏主政時之暮氣。而金樹仁之才能遠不如楊氏，無能刷新吏治，甚或更壞。金樹仁受人質疑而未能辯，惟以擴充軍隊實施軍事鎮壓，任用私人。金樹仁五弟金樹信(按人稱金五)掌理軍務廳，四弟金樹智任職喀什師長；馬弁親信崔肇基升任團長；擁護金樹仁有功

人員如黎海如、張培元分任塔城都統及伊犁屯墾使，鎮守邊陲，杜治國擒殺樊耀南有功，而繼其父任旅長；河州同鄉魯效祖、陳繼善、劉希曾、魏鎮國等分別出任軍政要職，藉攏絡以保政權。⁹¹另大量招募甘肅新兵，以增加甘肅兵於省軍中之比例，與楊增新以回隊為主之政策，大異其趣。⁹²因此在迪文官大都年邁，無能亦無意組織政變；在維持會中除同意之外，僅能置身事外。

陶明樾於民初入新為官，雖歷經近二十年，因能力受楊增新賞識，均於外縣出任知事與縣長，未嘗回迪化進入省府任職，亦未沾染官場暮氣，而能保持清明與理想，此可由陶氏身為迪化縣長竭力守城，以為明證。陳中出身黃埔軍校，依包爾漢概估，政變發生之時，陳中不過二十七八歲。由陳氏之經歷，由蘇聯求學至中亞，再由中亞至喀什，頗具膽識。對邊疆之艱險至為明瞭，並對最高當局提出意見書。嘗謂友人道：「只要有一百支盒子槍，新疆政權是唾手可得的。」⁹³乘機發動政變當不足怪也。李笑天出身東北軍，歷經九一八事變後至新疆，身歷國仇家恨，自然對新疆政治局勢不滿，而產生革命之想法。縱然陶、陳與李三人甚或部分年輕中下層官員，具政變之動機，卻無發動政變之實力。於楊正中反攻之時，戰況緊急而不利，「陶縣長奉劉主席諭，傳商會同人上城舉旗求和，．．．，商會求和無效，．．．。」⁹⁴足證陶、陳與李三人不足以單獨發動政變。

4.6 前敵總指揮盛世才

政變發生之時，盛世才駐兵烏拉拜，看似與政變並無瓜葛，而後再以解新疆人



民於倒懸之姿返回迪化，順利接掌邊防督辦，開啟縱橫捭闔之局。但揆諸眾人回憶，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究其因，其一盛世才駐兵鄰近迪化之烏拉拜，等待即將與金樹仁引爆衝突之歸化軍會合，必有所圖；⁹⁵其二為主事者政變後無端盡遭盛氏屠戮；⁹⁶其三則為盛氏之回憶內容俱與事實不符，似掩飾與歪曲事實，不得不疑。

盛世才懷有壯志入新，然任職遭受不平，及至身縮軍權，豈容他失，為最具動機與實力之軍事領袖。至愚者亦明此理，陶、陳與李三人斷不至懵瞶昏愚，放任不顧，亦未敢在獲得某種承諾之前，遽爾發動政變。依據現有之史料，未能證明盛世才幕後策動，但李笑天之出現，給與盛世才被動配合之可能。李笑天於諸人回憶中，其出現場合有二，駕機飛烏拉拜通知盛世才，以及參加臨時維持會。斯時，新疆並無空軍編制，僅少數人具駕駛飛機能力，故李笑天身居航校教官之職既未統兵，又未如陳中等人般之聯絡樞紐地位，猶如盛世才擔任軍校教官，未奉派為參謀長之前，不具任何影響力，而今被列名主謀，並為臨時維持會成員，何以致之，不免啟人疑竇。

按陶、陳等人所組織之集團與盛世才間，表面上似乎不相連屬，若將李笑天納入，則其中空虛與不解之處，適有豁然開朗之勢。何以陳中敢發動政變？盛世才暗中支持也；何以盛世才緩行至烏拉拜？待政變之發動也；何以李笑天飛告盛世才？通知盛世才進兵迪化也；何以陳中可於兵荒馬亂之際，與盛世才面會於一砲成功？事前之約定也；何以迅即發動迪化第二次政變，不容審訊即槍殺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滅口及恫嚇知情者也。李笑天

之功用已昭然若揭，以其與盛世才有同鄉之誼，及具可駕駛飛機之利，任陳中與盛世才之間之交通耳。

4.7 綜論

陶、陳與李三人知情勢不利於金樹仁之統治，四處秘密聯絡同志，爭取支持以推翻金樹仁，重新建立公平政權，回歸中央。此為何維持會決議，派陳中晉京說明之故也。首先連絡中下層具共同理念之官員，諸如張馨、趙德壽、李鳳翔等，形成反金集團。各廳道則未參與其中。此為何政變之時，各廳道均未明所以之緣由也。次則策動歸化軍尋釁起事，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首肯後即行部署，預以兩百名歸化軍進攻督署，餘部佔領迪化四座城門，倚險管制出入(有謂共約四百名歸化軍參與戰鬥。但依傷亡數字計，當不止此數，容後再論)。陶、陳二人以職務之便，得能順利完成。惟城防部隊與盛世才所轄部隊猶未能納入，分別由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及李笑天進行遊說。李笑天與盛世才有同鄉之誼，大致同時抵達新疆，時相往還，伺機抒暢情懷及探詢意向。為保密計，李與盛始終維持單線聯繫，僅陶及陳參與其中，餘者皆諱莫如深。

盛氏自入新以來心中必然明瞭，在新遭金氏及其同黨之猜忌與排擠，再加以其本身之猜疑個性，對任何人均保持謹言慎行，此亦即盛氏在新多年，並未有深交之友，僅於陸軍官校教官任內，常與學生交往，獲得年輕軍官之好感。此一批畢業生則為盛氏主政下，新權貴體系，此為後話。適時正值盛世才戰勝回迪化，遭金樹仁解除兵權，對李笑天愈加未敢推心置腹，深疑其為金氏耳目，對政變之事未敢置一



詞。及至盛世才再掌兵權，即將率兵出征之際，含糊以對謂不反對政變，但亦未承諾支持，惟全民意見是賴。因而可解釋為，政變一起，盛氏不會派兵彈壓，一旦政變成功，盛氏將予以支持。此為何臨時會中，陳中並未談及盛世才之支持與否，只注意盛氏動向之故。維持會未明就裡，又命國民黨新疆特派員白郁秀持函向盛氏解釋，免生誤會。

四月十日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向金樹仁索討安家費，遭金氏嚴拒，巴平古特憤然離去，並謂原定十一日出城剿匪，延一日出兵，施壓於金氏。巴平古特離開督署，途遇或逕訪白受之，兩人具訴對金氏之不滿。巴平古特見狀，遂邀白氏與陶、陳等人面談，白氏告以可節制孟、梁二團並支持革命。陳中於上南京書中自承「余與陶明樾、趙得壽及一、二將領，於四月十日在迪化縣政府開會討論」，即在此。為何未提白受之參與其中，端在於白氏已遭槍決，恐旁生枝節也。至此，歸化軍與城防部隊支持政變，盛世才所部雖未言明支持，但亦表明不彈壓，因此大事可成。遂議定四月十二日發動，並由李笑天通知盛世才，請節制駐在迪化之部隊。

然金樹仁因歸化軍之舉措，而有所防備。自忖歸化軍軍心不穩，或將叛亂，在迪化城中之孟、梁二團應可鎮懾與壓制，遂令盛世才仍於四月十一日率部離迪剿匪，免與歸化軍合謀肇事。由於盛部奉命即刻開拔，計畫生變，李笑天遂與盛世才商妥，盛部藉口等待歸化軍，駐紮迪化城外，靜觀其變。一旦有事，即由李笑天駕機傳告，盛氏視情況率兵回迪。陳中等亦盤算盛世才未抵達迪化前，說服東北救國軍參戰。四月十一日上午，盛世才於未獲

准延遲出城後，即率部緩行至烏拉拜駐紮。隔日下午二時歸化軍發動政變，攻進督署。金樹仁越牆逃進公安第一分局，繼續指揮城內防軍作戰，直至維持會派員將保全金主席全家生命財產之決議交付金樹仁後，金氏方轉至西門繼續作戰。政變之初，李笑天立即飛告盛世才，希望盛氏即刻返迪支持，但盛氏以事態未明未置可否。李氏回迪後即告知陳中等，陳中即開始勸說鄭潤成加入，並邀請鄭氏參加第一次臨時維持會。

盛氏聞悉政變事，隨即通令全軍，經西大橋直趨迪化城北要地，而非直入迪化城，顯係佔據要地控制全城以待價而沽。⁹⁷此時城內發生變化，孟、梁二團並未服從白受之節制，自政變發生之時，與歸化軍間之戰鬥從未停止，顯現白受之無法控制防軍。為確保政變之成功，循二途為之，其一為說服東北救國軍加入行列，其二聯繫盛世才支持革命。因此邀請鄭潤成參加臨時維持會，於會中陳中等除推選鄭氏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外，極力勸說鄭氏率東北軍加入戰鬥，以解救新疆。鄭氏同意後，即派孫慶麟團援助，並由省方提供武器，戰局因而改觀。另一方面，陳中於推舉鄭氏之後，隨即趕赴可能事先與盛氏約定見面之一砲成功，再商議支持事宜。隨後返回迪化，告知與會同人，盛氏願贊助革命。

因事前未明瞭盛氏之態度，故未告知臨時維持會與會人員，以致會議決議白郁秀持函告知盛世才，導致白氏之慘死；以及陶明樾奉劉主席之命，與省軍談和被拒之事。

陳中與盛世才面會所談必牽涉贊助革命之事，其中所議之贊助條件為何，觀



察陳中之態度可見端倪。在第一次臨時維持會中，陳中提議依中央軍制，改督辦制為軍事委員會制，以節制權力，⁹⁸其是否針對盛世才而來，不得而知。但於四月十四日第二次臨時維持會中，陳中又再度提議與支持維持督辦制，並推舉盛世才為邊防督辦，⁹⁹期間之轉折耐人尋味，是否為於一砲成功與盛世才面商獲得支持之條件之一，隨陳中遭槍決而永無大白之日矣。因而可大致研判，四一二政變之前，李笑天商洽盛世才支持，並未獲得具體承諾；而一砲成功之會面，盛世才已佔據迪化要地，遂提出任邊防督辦之條件以為要脅，成則即派兵入城，驅除楊正中部；不同意則坐觀虎鬥，待兩敗俱傷後，再以靖亂之名入城平亂。就軍事實力而言，盛氏主掌軍事已為必然，僅軍事職稱而已，陳中當不致且不容反對。經陳中首肯，盛世才遂於黎明時分，對金樹仁駐地之紅山嘴發砲，斷絕金樹仁再返迪化之期望，迪化大致底定。

由此推斷政變前後，盛世才與之必然相關。盛世才於陳中等人謀動之際，已經由李笑天獲知政變之計畫，亦透過李笑天傳達其意向，促使陳中等人按計畫施行，由歸化軍起事，盛世才按兵不動；若歸化軍攻入督署，金樹仁逃走、就戮或就擒，盛世才起兵響應。若歸化軍失敗，盛世才揮兵勤王，驅逐歸化軍，並保護主使者之安全。及至政變前夕，計畫生變，盛世才奉命先行，遂由李笑天擔任交通，傳達訊息。歸化軍攻擊一起，盛世才獲悉，隨即回師先占要地，以為談判籌碼，而能兵不血刃取得督辦之職。政變籌畫過程中，如若盛世才出言或示意反對，計畫必然胎死腹中，血濺五步。設若盛世才振臂一呼，

四方必然響應，斷不致數百兵員慘死沙場。¹⁰⁰盛世才隱匿於主事者之後，操縱政變成敗；對盛氏而言，成敗均與己無傷。證諸主政之後，四一二政變有功人員，數年內盡遭屠戮與監禁，滅口有之；盛氏對政變緣起與經過之事後追憶，諸多謬誤與荒誕，心虛有之。盛氏對主謀之論，血跡斑斑，謬論連篇，雖未有史料直接證明，然事實未辯已明矣。

4.8 外國勢力之介入

新疆地處邊陲，英、蘇毗鄰，覬覦其豐富礦藏、經濟市場及廣漠土地，自有清以來，未嘗或已。日本位居東鄰，為求北進政策之遂行，亦未能忘情，欲以新疆為其入侵蘇聯之基地，時聞日本派遣間諜入新工作。四一二政變後，曾傳聞外國勢力介入，愈加使政變諱莫如深。國際間介入或主導他國政變，其目的不外扶植親善政權，遂行其經濟、土地、政治侵略目的。因而由後繼政權之傾向，當可判斷介入國為誰。

盛世才回憶嘗謂

查蘇聯為掠奪新疆豐富資源，實現其邊界政策第一步，和抵制驅逐過去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乃策動『七七政變』之殘餘份子張馨，利用共產黨陳中，親蘇份子陶明樾、李笑天、格里米肯(歸化族)等組織陰謀暴動，推翻舊政權，建立『四一二革命』新政權，．．．。¹⁰¹

直指蘇聯即為四一二政變之主使者。

由金樹仁政權與蘇聯之關係，民國二十年十月間，金樹仁與蘇聯簽訂《新蘇通商協定》，同意對蘇聯全面開放貿易及自



由往返通行權，以換取援助與支持。由於影響新疆人民生活甚鉅，且未經中央批准，金樹仁未敢遽爾實施，引起蘇聯不滿，但蘇聯所提供之援助，亦未送達新疆。蘇聯若因而倡議推翻金氏政權，對蘇聯未必佳。再者，並未有證據顯示，蘇聯覓妥繼任人選。盛世才直至四一二政變接掌督辦後，方才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接觸，因而當時絕非蘇聯中意人選。政變當時，城內雙方激戰，蘇聯總領事館人員因避險而撤離迪化，¹⁰²若政變由蘇聯主使或支持，領事館為最佳之指揮中心與後勤基地，斷不致棄而不顧。因此盛氏回憶指認蘇聯主使，應非事實，此又與盛氏日後炮製多起謀叛案，有異曲同工之妙，莫不藉口外力介入而興大獄，誅除異己。

張大軍氏於盛世才反正後，隨部隊駐新。期間曾查閱新疆保安司令部之陳中、陶明樾、李笑天、張馨等人檔案。¹⁰³陳中確係留俄學生，但以此斷定陳中受蘇聯指使，而發動政變，似嫌牽強。張馨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因謀反遭盛世才逮捕，民國三十年秘密處決。¹⁰⁴張大軍氏查閱其供詞，承認為共黨份子。¹⁰⁵然遭盛世才逮捕之嫌疑份子，若非通敵份子即為共黨份子，罪名不一而足。三木之下，真相究為何，不問可知矣。若據其供狀而斷定政變與俄領事館相關，不免陷入盛世才所設之窠臼，真相將永無大白於世之日也。

趙挺於其著《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道：「陳中為最早來新之聯共黨員。政變後，盛世才密令駐塔什干總領事牟維潼與陳中赴蘇，探詢蘇聯意圖。」¹⁰⁶但據包爾漢所述，政變後，牟維潼在莫斯科養病，包氏至牟維潼住處探望，偶遇陳中。同年五月十五日日記記載

牟維潼前些天進了醫院，陳中就搬進他空下的房子裡。¹⁰⁷

可見牟維潼並非受命赴蘇，而陳中則奉維持會命經莫斯科晉京，順道探詢蘇聯之意見，亦未可知但可理解。再者，陳中受維持會委派，以盛世才於會中表達軍不干政之意，密令之說應難成立。若因而認定政變受蘇聯指使，難讓人信服。趙挺所言應不盡真實，亦難證實陳中是否為聯共黨員。即使陳中為聯共黨員，依趙挺所述，民國二十年入新之聯共黨員僅張義吾、熊效遠、胡鵬舉、陳中共四人，¹⁰⁸其餘皆在盛世才主政以後。因此，對政變所能起之作用極有限。若依此推論蘇聯為幕後主使者，證據稍嫌薄弱。

5. 善後

5.1 雙方傷亡

據身歷其境之吳靄宸(按吳氏來新籌組與主管慈善會，負責收埋各地曝屍)之統計，省政府之役，歸化軍死十一人，傷十一人；衛隊死十三人。歸化軍之死傷人數與衛隊相當，亦足證歸化軍難以單獨起事。當晚楊正中聯合梁孟兩團計千餘人反攻，激戰一晝夜，雙方兵士陣亡三百五十餘人，歸化軍死五十三人，均由慈善會掩埋。¹⁰⁹由雙方陣亡人數計論，歸化軍共陣亡六十四名，估計其參戰人數，當不止原先所傳之二百人，東北救國軍亦非吳靄宸所述之二百餘人，應以趙劍鋒回憶之孫慶麟團1700人或較少兵員，較為可信。無庸置疑，歸化軍之傷亡相當慘重，戰力確有不足，莫怪歸化軍有撤離眷屬之舉，亦更加說明東北救國軍參戰之重要性。



5.2 第二次臨時維持會

金氏率部退去後，盛氏進入迪化。四月十四日維持會召開第二次會議，由臨時主席劉文龍主持，與會人員除第一次會議與會人員外，另增加盛世才、閻毓善、張培元、張馨、張明遠等前任官員，以及各族代表。¹¹⁰會中推舉盛世才為邊防督辦，¹¹¹自始盛氏掌握新疆政權達十年之久。在會中通過十大綱領，謂一、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上一律平等；二、各地官員選舉依考試法錄取，不分省界及民族界限；三、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四、廢除金氏對人民種種非法不仁道的束縛政策；五、發展交通調劑各民族及各地方之生活水準；六、開發礦產，使新疆經濟獨立；七、輔助農民使農村經濟充實及具體化；八、外交歸中央；九、施行黨化教育；十、財政與中央統一。¹¹²歸結此綱領，無異民族平等、人民自由、發展經濟、歸順中央。維持會為免真相未明，橫生枝節，派督辦公署參謀處長陳中攜劉文龍呈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函、盛世才呈中央黨部函、劉文龍具名呈中央執行委員會懇請任命新疆省政府委員函，赴京報告，期以儘速核頒，改組新疆省政府。¹¹³陳中行至莫斯科偶遇包爾漢，時接迪化電令，即返迪化接待中央宣慰使黃慕松，遂請包爾漢代繕呈中央新疆政變因果報告，郵寄中央後返新。¹¹⁴

盛氏初掌軍事大權，值此動亂之際，軍事力量為政治、社會安定之關鍵因素，盛氏之舉措至為重要，為消除軍事專權之印象，盛氏誓言絕不干政，維持軍事之獨立。第二次維持會後，臨時省主席劉文龍、臨時邊防督辦盛世才會銜布告曰

此後施政方針，悉剷除金氏之各種暴虐，解除民眾之一切痛苦，並依先總理手定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為各族民眾造共享之幸福。¹¹⁵

獲得除張培元以外諸地方之支持，雖言如此，新疆欲得和平而不可得。盛世才控制迪化附近區域，張培元陳師伊塔地區，馬仲英及其所轄部隊盤據東疆與南疆，馬全祿與馬赫英埋伏迪化近郊待機，全疆仍處於分崩離析、顛沛憂患之境，端賴盛氏承繼督辦後之作為。

5.3 中央應對

四一二政變將金樹仁逐出新疆，劉文龍、盛世才掌握政、軍大權，雖誓言剷除金氏苛政，保障人民生活，但暴亂威脅未除，反愈增愈烈。盛氏接任邊防督辦，各地動亂仍熾，其控制區域東至奇台西達塔城一帶。馬仲英所占區域由鎮西(今巴里坤)、哈密以迄鄯善、吐魯番，直至焉耆，其馬世明一部盤據焉耆，由焉耆至喀什噶爾部分地區，亦在其勢力範圍。馬部之馬赫英則控制由鎮西北沿外蒙邊界達阿爾泰南部區域；另一部馬全祿則已越過達坂到柴窩堡，距迪化不到百里。張培元則控制伊犁地區。¹¹⁶盛、馬、張三股勢力鼎足而立，馬、張二部軍力大致與盛部相當，盛欲獨立擊敗馬、張勢所難為也。

政變之初，維持會派督辦公署參謀處長陳中攜劉、盛之三函，赴京報告。後因黃慕松入新宣慰，而將三函及政變報告郵寄中央。其中以劉文龍具名呈中央執行委員會函，臚列共三十七名之省府委員候選名單，呈請中央於中任命十五名委員，以期改組新疆省政府。該函於同年七月十一日方寄達南京。



新疆孤懸塞外，自辛亥鼎革以來，中央無暇亦無力規復，新疆形似獨立。四一二政變爆發，中央乍聞驚駭不已，而輿論亦為之大嘩，各重要媒體諸如獨立評論、大公報、中央日報等，均建議政府派遣中央大員赴新宣慰。¹¹⁷南京國民政府思以不歷兵災，相機規復新疆。時行政院長汪精衛(兆銘)曾於迪化第二次政變前一日電蔣中正，告以新疆省政府主席之任命事。蔣中正同年六月二十八日覆以

有(二十五日)電悉。慕松(按指新疆宣慰使黃慕松)主新，弟甚贊成，為此時是否太早，似宜徵其本人同意，何如？軍事方面，設整委會與依照暫時編制名稱，弟均贊同。或以君任(羅文翰)主新，是否相宜。果於新省內部不另生枝節，比自願往，則慕松另與名義，當不成問題。如何？請裁核。¹¹⁸

此電發於迪化第二次政變，及黃慕松遭軟禁之後，但確可表明中央對新疆人士之意向。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國府發表參謀次長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入新了解內情並相機處理；¹¹⁹五月二日行政院通過至新疆省府委員電曰

最近新疆事變，金主席引咎辭職，已經照准，中央現正慎簡賢能，勤求治理，仰各該委員廳長等會商維持省政府事務，和輯軍民嘉靖地方，是為至要。¹²⁰

其時，行政院做此決定並無不妥，雖屢接新疆來電，院方以劉、盛稱兵反金，有違倫理，此風不可長，除勗勉省府委員及廳處長外，亦無從決定也，實乃未諳新疆政情。及至新疆三函到院，黃慕松已於六月

十日抵達迪化進行宣慰，而未能有所作為矣。以中央合理之推斷，既未了解新疆之人與事，對於人事之安排，實當謹慎。由黃氏入新接見軍政要員、仕紳父老，了解相關情事，或由黃氏就近任命、調整、調和，或返中央後，再行商榷、處置，當較為合宜。當是時，陳中即赴南京報告政變經過與處置方式，若未返回迪化，以陳中對劉、盛與新疆現況之了解，向中央曲意解釋，當不致發生類似謠傳之誤也。不禁為之浩嘆者，歷史之轉捩點常藏於細微之處，發於不意之中也。

既經國府發布宣慰，新疆為首者為之震動。倡義者，不免有獲罪之憂；景從者，難免有下野之虞。自始，要求中央真除劉、盛之函電不斷；舉其要者，五月十四日劉、盛聯名電中央黨部及軍事委員會，靜候中央簡拔賢能及陳明就職情形，意在弦外；五月十五日省府委員再電中央，為金氏主政新疆，政治不良，導致全民政治革命，公推劉、盛主政，請准以任命；五月十七日劉、盛電中央暨各機關團體，請中央查辦金樹仁，自受公推，一切施政以國法、黨意為依歸，愛護人民，保全國土。¹²¹縱是如此，猶未能免。以盛氏之秉性多疑及胸懷異志，自然對中央之如此安排，心存疑慮與戒懼，深恐為人取代。為今之計，惟以戰止之。日後之盛(世才)馬(仲英)之戰、迪化第二次政變、蘇聯紅軍入新等攸關新疆大局之舉，洵然而未能止，已非本文所能詳論者也。

6. 結論

中央政府對四一二政變之論斷曰

新疆變起，盛世才發動政變，驅走新



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馬仲英部亦攻陷哈密、鄯善等地。此蓋由於蘇俄加緊對新疆軍事侵略與政治控制之所至也。先是民國十九年六月，金樹仁採取「改土歸流」政策，引起回民暴動之哈密事變，回民失敗後，要求馬仲英率部由甘肅酒泉入新作戰。金樹仁因回亂擴大，逕向蘇俄要求軍事援助。二十年十月一日，蘇俄迫金樹仁簽訂所謂「新疆臨時通商協定」，俄人可在新疆多處經商，享有商業特權。金樹仁所簽密約，不敢公開。迨二十一年春，蘇俄竟逼其通令全省知照。至是，盛世才發動政變，驅走金樹仁，取得實權。而馬仲英部亦攻陷哈密、鄯善等地，新疆局勢愈益嚴重。¹²²

歸化軍發動兵變於先，盛世才接任督辦於後，既未能勤王懲兇，反與叛首共謀，同享封王裂土之尊，自難脫政變首謀之斷。古之董狐以「趙盾弑其君」記之於史，孔子謂之為良史也。¹²³馴至現世，中央論此可謂公允者也。

由所引用之相關人士回憶記述，未見主謀者之身影，大都游移於陶明樾、陳中等人間。但實際上，若無強有力之支持者，以歸化軍、陶、陳等之實力，以及新疆內外之情勢，難以血濺五步方式，撼動風雨飄搖之金樹仁政權。對此一強有力支持者為誰，眾說紛紜難以定論，缺乏直接史證。

本文交叉比對眾人之說，首先就政變發生前後之時序，依各人回憶加以重序，以釐清政變發生經過；次就主謀者身分加以分析與推斷。不容諱言，盛世才為當時最具政變動機與實力之將領，然其為求自保而隱身幕後支持與控制，由李笑天居間

聯繫。政變前一日，盛世才奉命南出迪化進剿叛軍，計畫生變，因而由歸化軍巴平古特勸說白受之同意加入，遂使計畫如期進行，由李笑天負責通知盛世才。政變當日，歸化軍迅速占領督署，金樹仁越牆而逃。而白受之所轄之兩團，聯合城外楊正中部反攻，歸化軍不敵，陳中等說服東北救國軍參戰，擊退楊正中部，穩定戰局。盛世才受知於李笑天，率部適時抵達迪化城外要地，經陳中許以接任督辦，盛世才發砲轟擊金樹仁指揮部，金樹仁遂離迪化西走塔城，繼而通電辭職。四一二政變於焉底定。政變以後盛氏之作為，益加助長對盛氏之懷疑。此一推論，謂盛世才為政變之主謀。在現有之史料下，應屬合宜與合理，但仍須有待進一步史料予以證實。

四一二政變爆發至今已逾八十載，人物已朽，墓木已拱。憶及此一攸關新疆生死之事件，識者莫不為之扼腕太息。政變之前，新疆與中央猶若肌理斷裂，筋骨猶存。政變之後，筋骨血脈俱斷，險陷新疆於獨立不復之地，影響至深且鉅。青史未滅，盛世才難脫其責，難辭其咎。就事而論，由現存史料推論，盛世才主謀在前，掠奪於後。雖非定論，亦不遠矣。

誌謝

本論文為教育部獎補助本校研究計畫(編號1043020)經費支持，使本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注釋

1.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冊，民國三十年九月三十日條，頁726，民國六十七年。
2.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



影集(上)戎馬生涯》，頁 76，時報出版社，2012 年。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白崇禧致電國府，倡議軍隊實邊新疆。電文提請中央應先解決者三，謂：一、請中央速成立最高國防會議機關，將國防整個計畫，早日決定；二、國防交通應及早籌備；三、國防經費應使之獨立。及後無疾而終，其因為何，眾說紛紜，不外乎：中央無法集中全力、軍費之外無財源、政治考量、軍事野心、外交複雜等因素，仍有待新史料出現以行論斷。筆者以為，電文中所謂應先解決三事，以當時之國府處境均無法於短時間內達成，白氏自無法成行，日後發展更無從實現。

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白崇禧將軍訪問錄》及解放軍出版社之《白崇禧回憶錄》均未提及此電，僅錄民國十八年初白氏委請李濟琛於編遣會議代為提出之提案，然已於本電之後。

3.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戎馬生涯》，頁 76，時報出版社，2012。著者以為「奈何蔣中正不予採納，發動蔣桂戰爭，引起中原大戰」。其中因果或有倒置，應難採信，然能反映部分人氏之疑慮。
4.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5. 民國二十年十月間，金樹仁與蘇聯簽訂《新蘇通商協定》，同意對蘇聯全面開放貿易及自由往返通行權，以換取援助與支持。由於協定未經國民政府批准，及內容喪權辱國，金樹仁返回中原，遭法院起訴判刑。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040，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6. 歸化軍為紅、白黨爭之際，白黨敗軍於楊增新時代進入新疆，由於均受嚴格訓練，戰力極強，平時仍由白俄將

領領導。哈密被圍期間，金樹仁接受建議，於民國二十年下半年，組成歸化軍二連，隨張培元東去剿馬仲英，而後擴充為二團，團長分為安東諾夫及巴品古特。民國二十二年再擴充為一旅，以巴品古特為旅長。同年四月十二日發動政變，趕走金樹仁，推盛世才為臨時督辦。後盛世才為求得俄援，同意蘇聯建議處置歸化軍，由盛世才另派員於蘇聯顧問指揮下統率該軍，而重要將領如安東諾夫及巴品古特等，或遣送回蘇，或興獄處決。見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67，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7. 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東北守軍採不抵抗主義，大部退入關內。部分東北義勇軍於馬占山、李杜、蘇炳文、王德林等將領之領導，與日本展開游擊戰，大有斬獲，深得國內人民讚揚。而後彈盡援絕進入鮮卑(西伯)利亞。經中央政府與蘇聯交涉，遂安排自新疆入境。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東北義勇軍陸續分批入境，正值新疆變亂正熾，金氏而將之留置新疆。統率入新之高級將領有邢振清、楊耀鈞入伊犁，及由塔城轉伊犁之軍隊，併入伊犁鎮守使張培元所部；另一部先頭部隊則由鄭潤成經塔城轉迪化，此即為本文名為之東北救國軍，意圖速回中央。鄭潤成部進駐迪化未幾，即捲入四一二政變。待盛世才主政，已無法返回原籍，投入抗戰行列。後續進入新疆之東北義勇軍，由盛世才收編，成為新疆部隊主力。為避免政權遭受威脅，大部東北義勇軍將領遭盛世才縲獄處決。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031，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 亦見之於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 1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及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頁 57，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七年。
 9.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1 冊，頁 77，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然據李信成著《楊增新在新疆》一書轉引張開枚著之《辛亥新疆伊犁亂事始末》頁 11 謂：「袁氏不得已乃於三月二十七日宣布共和」。著者以為張大軍氏引用新疆省政府原始檔案，可靠性當較高，遂從張大軍氏言。
 10.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1 冊，頁 86，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1.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頁 34，國史館印行，民國八十二年。
 12.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1 冊，頁 88，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3.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一，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條，頁 234，民國六十七年。
 14.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61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5.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621，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6. 樊明華：《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頁 31，自費發行，民國九十年。
 17.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頁 140，國史館印行，民國八十二年。
 18. 有關楊增新遇刺主使人，傳聞甚多，然敘事均有漏洞，莫衷一是。有謂樊耀南不滿其未列省府委員，且人事一成不變，缺少進取心，遂起念取而代之。支持此一說法者甚眾。依張大軍著《新疆風暴七十年》中所列之省府委員名單，樊確名列其中，且仍掌理外交交涉。若論楊無革新之念，以樊資材之聰敏，不難想像楊無法抗拒中央對新疆事務之介入，何需急於一時而甘冒莫名之險。另謂係金樹仁主謀而構陷樊，或謂金、樊合謀而嫁禍樊，以杜悠悠之口。而樊明華所著《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則曰馮玉祥密謀奪新。著者以為樊於對蘇外交交涉之精明與幹練，應深知政變成功與否在於軍隊之態度，樊既無兵又無黨，即使刺楊成功，絕無能力穩定政權，因此樊應代人受過，惟無證據耳。
 19. 馮建勇：〈1928—1929 年白崇禧入新風波—兼論南京國民政府對新疆之統合〉，《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2 卷，第 6 期，頁 22-30。
 20.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09，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21.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第六章，第二節地方政治之改革，頁 849，國立編譯館，民國七十六年。
 22.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第六章，第二節地方政治之改革，頁 851，國立編譯館，民國七十六年。
 23.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 9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金樹仁告廣祿云：派魯效祖到南京市有兩件重要的任務，第一是要求中央仍將新疆的督辦名義恢復，不要改換為第十八路總指揮，因為總指揮不夠響亮，沒有督辦的分量重，鎮壓不住新疆人民；第二是向中央要錢，軍政費都要。
 24.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 1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中華民國國璽計有兩方，一方文曰「中華民國之



- 璽」，依《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民國十七年十一月條，頁 172 所記：二日，製定國璽，文曰：「中華民國之璽。」係由陳濟棠所獻之緬甸玉。另一方是為「榮典之璽」，則為新疆所晉之和闐羊脂白玉。
25. 馮建勇：〈1928—1929 年白崇禧入新風波—兼論南京國民政府對新疆之統合〉，《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2 卷，第 6 期，頁 22-30。
 26. 程思遠：《白崇禧傳》，頁 131，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 年。
 27.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012，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28.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013，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29.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頁 85，國史館印行，民國九十一年。
 30.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頁 41，國史館印行，民國九十一年。
 31. 金樹仁為能獲致蘇聯武器之支援，以維護其政權，不惜以新疆經濟利益為交換，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與蘇聯簽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主要內容為：開放通商地點、蘇商品稅率與新貨品相同、新商品僅能授予蘇國營機關、允許蘇設立金融機構等，一旦實施，蘇聯商品可大量以低價傾銷，而新疆商品銷蘇則受相當大限制，蘇可以低價購買新疆之原物料，製成商品後再回銷新疆，嚴重打擊新疆民族工業，工商業走向崩潰。見王益平：〈簡析金樹仁時期蘇聯對新疆的政策〉，《昌吉學院學報》，第 6 期，頁 29-32，2009 年。依據張大軍著《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044 內之詳細內容，協定規定對於新疆給與蘇聯之權利，均使用「准許」，但對於蘇聯給與新疆者，則使用「希望」，意謂此一協定對新疆具有約束力，對蘇聯則僅有參考作用，足證協定之不平等互惠。
 32.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28，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33. 所謂卡官係駐守卡倫之軍官，下領有卡兵數名至數十名不等。卡倫是為新疆較為特殊之編制，設於邊界負有守疆、維護治安、課金釐稅等任務。平時政治清明，卡官協助政府保護人民；一旦省政不修，反倒成為魚肉鄉民之工具。哈密之亂正因卡官強佔土地、無惡不作所導致。
 34.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70-74。
 35.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謂「蘇俄經由外蒙古派來五個代表，來見和加尼牙孜，鼓其如簧之舌，極盡煽惑勾引之能事。其代表為江森達耳瓜(蒙古族)、羅森達耳瓜(蒙古族)、阿寶(哈薩克族)、哈森木(維吾爾族)及土爾的(維吾爾族)等五人，以江森達耳瓜為首席代表。」頁 110。「司馬義由外蒙回到哈密不久，江森達耳瓜就跟著來了，他帶來五百支水聯珠槍，彈藥充實，還有短棉軍衣和呢外套各五百件，無條件地送給和加尼牙孜。」頁 1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36. 堯樂博士：〈樊耀南·金樹仁·哈密回王〉，《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三期，頁 67-70。據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35 所述「十九年十月間，整理就緒，采地原由維族耕種者，准其領照承耕，未耕者，准漢民開墾」，與堯樂博士不同。按堯樂博士為維吾爾人，原在哈密經商，因精通漢、維文，楊增新初入新時，擔任翻譯，參與解決當時哈密亂事，亂平



受楊增新任命，擔任回王警衛營營長，後升為回王府總管，在哈密地位甚為重要。遺缺由和加尼牙孜繼任營長。金樹仁實施改土歸流政策，為防亂事並兼以攏絡，而任命堯氏為省府委員，時正為整理王田之主事者，負責清查地畝，其言當較為真實；另若改土歸流僅引發賦稅問題，當不致激起暴動，故採堯說。而後哈密之亂、馬仲英入新、四一二政變等新疆大事，堯氏或直接參與，或間接涉及。國民政府規復新疆後，擔任省府委員，亦為國民政府所委任之最後一任新疆省主席。陶峙岳投共後，堯氏接受國府任命轉戰新疆，兵敗後輾轉來台。堯樂博士為維文直譯之人名，意為小老虎也。

37. 依堯樂博士自述，係應維民之請，入京請願，以明「維民反金，不反中央」，企盼中央施以援手。但張大軍氏引馬仲英軍需予扶謂「堯氏確係專赴肅州邀馬入新」。兩者之間差異甚大，且涉及入侵干係。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頁2750。另據包爾漢回憶錄，謂「和加尼牙孜和阿里甫等人認為，他們在軍事上雖然連續取得勝利，但是省軍實力雄厚，日子拖久了，自己恐怕支持不下去，於是派都爾戈沙力到酒泉去，邀請回族青年軍人馬仲英前來支援。」亦以為專程請馬仲英入新，只是由堯樂博士改為都爾戈沙利。見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33。證諸日後堯氏隨馬氏轉戰各地，堯樂博士確奉命東行。按馬仲英係民國二十年五月始就任三十六師師長，旋即奉命開赴酒泉，以當時新疆對外之通信狀況，及叛軍之能力，是否迅即得知馬仲英之種種，而於六月派員迎接與邀請，頗為質疑。因此以為堯氏之說較為可信。
38.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頁2749，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39.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70-74；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頁2763，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40.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70-74。
41. 林正言：〈盛世才簡傳〉，《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21-24。
42. 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另可見杜重遠：《盛世才與新新疆》，頁32，生活書店發行，民國二十七年。
43.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44.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86，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邱毓芳為邱宗濬之女。邱宗濬原為張學良之副官長，與郭松齡善，郭氏無子女，認邱女為義女，視如己出。有謂盛世才為謀郭氏之重視，而力追邱女。另有一說，盛氏喪妻，郭氏介紹邱女而結連理。
45.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46. 杜重遠：《盛世才與新新疆》，頁33，生活書店發行，民國27年。但據宋念慈：〈我所認識的盛世才〉一文則記盛氏係接受齊燮元將軍之資助，見《傳記文學》，第五十五卷，第二期，頁45-52。另據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一書則謂，盛氏運用郭氏夫婦託其保存之七千元，以及時任郭松齡參謀長魏益三，於郭松齡兵敗盛氏潛回日本之時所贈之二千元，度過日本之生



- 活。見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16，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採杜重遠說法。著者以盛氏返國後，即任職國民革命軍而從杜說。
47.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160，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48.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彭昭賢口述凌雲筆記：〈第一部政海浮沉話當年〉頁96，獨立作家出版，民國一〇三年。據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一文所述，「雲南和四川兩省，都有意請我到他們那邊去辦教育，即充當講武堂教育長。」見《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49.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50.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51. 同上引。
 52. 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163，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53.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54. 新疆民眾聯合會：《盛世才禍新紀略之二》，頁17，集資出版。本書係由新疆民眾因痛盛之貽禍新疆，而自行集資出版，年代久遠，作者及出版年均未能考。
 55.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167，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56.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70-74。
 57. 堯樂博士：〈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五期，頁54-58。
 58.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71，獨立作家出版，民國一〇三年。
 59. 堯樂博士：〈新疆四一二政變前後〉，《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二期，頁84-88。
 60. 督辦公署軍務廳檔案。轉引張大軍：〈時來運轉巧遇政變喜劇—「蓋棺論盛世才」之四〉，《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二期，頁77-82。
 61.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71-272，獨立作家出版，民國一〇三年。
 62.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12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63. 堯樂博士：〈新疆四一二政變前後〉，《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二期，頁84-88。
 64. 陳中，安徽人，黃埔第三期畢業，隨武漢政府北伐。1927年奉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及考察政治，1929年潛赴喀什，在回中亞時遭蘇聯拘捕，後釋放。1931年7月返南京，向時任國府主席之蔣中正報告邊疆情勢。淞滬戰後，陳中奉命再回新疆，金樹仁委以督署參謀一職。因陳中與中央之關係，曾謂陳氏協助中央推舉宣慰使黃慕松為新疆省主席。另因陳氏留學蘇聯，趙劍鋒以為陳氏為聯共黨員，盛世才則認為四一二政變之幕後，由蘇聯支持。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發生迪化第二次政變，陳中遭盛世才以叛亂之名槍決，四一二政變內情遂石沉大海，不知所之矣。見包爾漢：《新疆



- 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5，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0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65. 南京中央日報載陳中談話「新疆政變之經過，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轉引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05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66. 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7，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67. 張大軍：〈時來運轉巧遇政變喜劇—「蓋棺論盛世才」之四〉，《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二期，頁 77-82。
68.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 77-82。
69. 陶明樾，浙江人，民國三年十一月通過北京政府之「第三屆縣知事試驗」，分發新疆，為少數經時任新疆巡按使之楊增新接受之中央分發官員。因能力強而歷任多縣之知事，但始終未能擔任廳道之職。四一二政變前夕，陶氏任迪化縣縣長，因守城有功，調任省府秘書，未能接任秘書長。政變後任省府秘書長，同年六月十六日迪化第二次政變時，遭盛世才槍決，而使得四一二政變內情不得傳世，有謂遭盛世才滅口。見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頁 154，國史館印行，民國 82 年；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8，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2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70.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7，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71.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6，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72. 同上引。
73. 李笑天，遼寧人，曾留學日本學習航空。九一八事變後，與東北航空人員姚雄、王子固等，應金樹仁之聘擔任航空教官，為在新極少數可駕駛飛機之人員。有謂李氏與盛世才有同鄉情誼，交往甚密。四一二政變之時，率先駕機通知盛世才，使得盛世才進兵迪化，奪得政權。同年六月十六日迪化第二次政變時，與陶明樾、陳中同遭盛世才槍決。李氏於政變之初通知盛世才之目的為何，所談何事，均無法獲知。見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8，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74.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74，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75. 同上引。
76.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7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77.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78，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78. 四一二政變後，劉文龍與盛世才分別以新疆代理省主席與新疆邊防代理督辦之名，分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請准任命省府委員、邊防督辦，以解中央西顧之憂。後國府指派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以調整人事及安輯地方。黃氏至新之後，新疆各地方宿耆、政要、領袖紛紛請謁，甚至傳言黃氏將接掌新疆政軍，引發盛世才之不悅。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盛世才藉口接受盧毓麟團長檢舉謀叛函，於省府召



- 開緊急會議，逮捕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當場槍決。史謂迪化第二次政變，或稱穢亂信件案。識者以為盛氏之目的為二，其一曰滅口，其二曰迫使中央發布劉、盛之任命。政變後，黃慕松遭軟禁，並阻斷其與中央之聯繫。中央畏黃氏遭害，遂於同年八月一日行政院會通過任命案。見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 63-70；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11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20，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等。
79.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趙劍鋒畢業於東北講武堂及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在東北軍任中級軍官。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東北軍民群起反抗。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黑龍江步兵旅第二旅旅長蘇炳文，發表抗日通電，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軍」，自任總司令，鄭潤成任旅長，趙劍鋒調任該旅上校參謀長。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抗日失敗後退入蘇聯，借道新疆返國。抗日救國軍計 4090 人進入蘇聯，除部分將領及家屬另途返國外，計 2566 人進入新疆。趙劍鋒於蘇聯被編入軍官大隊，隨鄭潤成入新。四一二政變後，趙劍鋒任盛世才督辦公署副官處少將副官長，追隨盛世才，歷任副官長、新疆陸軍官校教育長、公安管理處處長、塔城行政長等職。民國三十一年遭盛世才拘捕。《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乙書係其子依據趙劍鋒所遺資料，及口述記錄編成，是為可資參考之資料。然該書頁 17 所言「第二旅 3500 人陸續抵達」與同書頁 15 之第二旅入新人數為 2566 人不同，之間差異為何，尚待澄清。
80.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82，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81.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89，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63，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82.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3.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24，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4.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 272，獨立作家出版，民國一〇三年。
85.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 1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86.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9，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87.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 13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88.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 77-82。
89. 吳靄宸於《新疆紀遊》一書頁 82 曾說：「據某君告，此次發難極其秘密，先與謀者，只有五人，為陶明樾，格里米肯等，……。」包爾漢於《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9 中述：「陳、陶的反金策動是在 4 月初開始的，參與者除張馨、李笑天、趙得壽



外，還拉上了一個失意的公務人員李鳳翔。」另轉引陳中呈送南京之《新疆政變因果》自承道：「當迪化處於極端困難時，經各方代表請求倒金，余與陶明樾、趙得壽及一、二將領，於四月十日在迪化縣政府開會討論，結果認為時機已成熟，有推翻舊政府之可能，故決於十二日午後一時起事。」（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頁3208）在在顯示陶明樾、陳中、李笑天等確係政變主事者。

90. 吳靄宸於《新疆紀遊》中記道：據某君告知，……。至白受之指揮係由歸化軍某團長於起事之日，設計將其軍隊散開，并挾之入城。事後在旅部開會時，白亦在座，表示合作，并稱部伍如有他變，本人願負全責，……。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2，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可見白受之確有可能遭受挾持，被迫同意。由於吳靄宸係據某君所告知，本文僅將之列為可能，而未取其說法。
91.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23，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92.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20，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何永明：《穩定與發展：楊增新治理新疆研究（1912-1928）》，頁72，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93.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75，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94.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7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95. 由軍事作戰角度，大部隊運動均應按作戰計畫採分批、分次，到達各批次部隊預定之駐地，行軍有次，較少全體集中駐地後出擊，以避免過於集

中，而遭圍殲或突擊。此次，盛世才於烏拉拜等待歸化軍，待全體會合之後再行剿匪，似違背常規，以盛世才畢業自日本陸軍大學，不應有此作為，方遭疑。

96. 盛世才主新期間，製造多起陰謀暴動冤案，剷除異己。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藉口謀叛，發動迪化第二次政變，殺害陶明樾、陳中及李笑天。同年十二月再誣東北救國軍叛亂，逮捕並殺害鄭潤成、楊耀鈞、應占斌諸將領。同年十二月末，誣指省主席劉文龍陰謀組織三角同盟倒盛，逼令劉氏辭職，軟禁家中十年之久。同年十二月盛世才與蘇聯代表波哥丁於迪化簽訂秘密協定，依據該協定應蘇聯之請，盛世才藉附逆之名，逮捕與處決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團長格里米肯等，將歸化軍納入掌握。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逮捕和加尼牙孜、張馨、劉斌、魯效祖、包爾漢、趙得壽等人，並處死和加尼牙孜、張馨等人，至此與四一二政變相關之人，大都遭盛世才處決。見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碎「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張大軍：〈囚禁劉文龍 向俄共乞援——「蓋棺論盛世才」之九〉，《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71-81；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1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97. 若盛世才支持政變，因時機急迫，應即以一部循最近之路線進入迪化城，與歸化軍取得聯繫，協同作戰。另一部則佔領城西、北要地，威脅楊正中部側背，以減輕城內歸化軍與東北救國軍壓力。盛氏不此之圖，率部直趨一砲成功，顯有另謀。然戰術之運用



- 存乎一心，盛氏之戰術企圖有別於此，亦未可知。
98.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9，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亦可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8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99.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16，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00. 政變當晚，楊正中部反攻異常英勇，前仆後繼，滾動棉花包做為掩蔽，有謂其因乃在於「歸化軍造反」，激起全軍同仇敵愾。設若由盛世才具名，楊正中部當不致有如此表現，雙方傷亡不致如此慘重。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 12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82，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24，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均見記載。
 101. 盛世才：〈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4，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02.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03. 同上引。
 104.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38，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05.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06.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0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按聯共黨員係指加入蘇聯共產黨之中國人。
 107.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3，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108.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 112，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09.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 79，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110.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15，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參與會議人員應係期望參加人員，有部分代表並未與會。張培元時駐防伊犁，四一二政變金樹仁於塔城，曾去電張培元勤王遭拒，四月十四日之會議，以其路途遙遠及情況未明，張培元應未參加；第二次維持會通過十大綱領後，分派代表至各地接洽和平，各地均通電擁護，唯獨張培元未有表示，再證諸日後對盛世才之態度，張培元並不贊同維持會對盛世才之推舉，若張培元在座，維持會不易做成任命之決議。另會議中之錫伯族代表廣祿，於二月即奉金氏之命赴塔城迎接東北義勇軍入新。政變發生之時，廣祿滯塔未歸。金氏西入塔城，廣氏於塔城迎接，於金氏離新之前，廣祿與魯效祖均從旁協助金氏，並未前往迪化，顯未出席該次會議。
 111. 維持會第一次會議決議，督辦公署改組為軍事委員會，以符合中央軍制，該案由陳中提出，節制督辦之權力。第二次會議時，決議推翻前議，仍保留督辦制。盛氏曾提議督辦改為綏靖主任，但遭否決。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09-3214，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對於推舉盛氏之事，有謂盛氏調集軍隊包圍會場，卒迫使維持會推舉盛氏為臨時邊防督辦。見新疆民眾聯合會：《盛世才禍新紀略之二》，頁 12，集資出版。
 112.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



- 「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 77-82。
113.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20，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14.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76，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115. 轉引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219，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16.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338，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17. 馮建勇：〈社會輿論對南京國民政府治新政策之評論與反思—以 1933 年新疆“四·一二”政變為中心〉，《民族學刊》第 3 卷，總第 11 期，頁 82-93。
118.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20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頁 671，國史館印行，2005 年。
119.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條，頁 302，民國六十七年。
120. 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6 冊，頁 3332，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121.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 63-70。
122.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條，頁 296，民國六十七年。
123. 《左傳正義》卷二十一。其文曰：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按趙盾也)未出山而復。大史(按董狐也)書曰「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

也，越竟乃免。」記史者均以此為標準，並引以借鏡。宋文天祥以其為正氣之表率，而曰「在晉董狐筆」為之讚。

參考文獻

1.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國史館印行，民國六十七年。
2.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戎馬生涯，時報出版社，2012 年。
3.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計十二冊，蘭溪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
4.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5.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年。
6.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七年。
7.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國史館印行，民國八十二年。
8. 樊明莘，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自費發行，民國九十年。
9.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國立編譯館，民國七十六年。
10. 程思遠，白崇禧傳，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 年。
11.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國史館印行，民國九十一年。
12. 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3. 杜重遠，盛世才與新新疆，生活書店發行，民國二十七年。
14.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
15.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獨立作家出版，民國一〇三年。



16. 吳靄宸，新疆紀遊，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
17. 何永明，穩定與發展：楊增新治理新疆研究(1912-1928)，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18.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20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國史館印行，2005年。
19. 新疆民眾聯合會，盛世才禍新紀略之二，集資出版。
20. 左傳正義。
21. 馮建勇，1928—1929年白崇禧入新風波—兼論南京國民政府對新疆之統合，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2卷，第6期，頁22-30。
22. 王益平，簡析金樹仁時期蘇聯對新疆的政策，昌吉學院學報，第6期，頁29-32，2009年。
23. 堯樂博士，樊耀南·金樹仁·哈密回王，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三期，頁67-70。
24. 堯樂博士，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五期，頁54-58。
25. 堯樂博士，新疆四一二政變前後，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二期，頁84-88。
26. 林正言，盛世才簡傳，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21-24。
27.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28.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70-74。
29. 張大軍，時來運轉巧遇政變喜劇—「蓋棺論盛世才」之四，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二期，頁77-82。
30.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77-82。
31.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32. 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碎「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33. 張大軍，囚禁劉文龍 向俄共乞援—「蓋棺論盛世才」之九，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71-81。
34. 宋念慈，我所認識的盛世才，傳記文學，第五十五卷，第二期，頁45-52。
35. 馮建勇，社會輿論對南京國民政府治新政策之評論與反思—以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變為中心，民族學刊，第3卷，總第11期，頁82-93。

